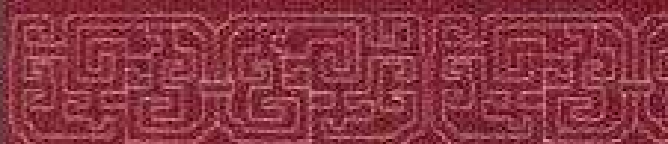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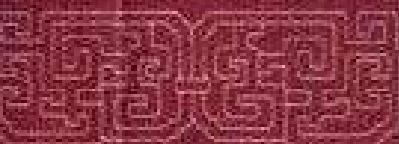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尤二姐



红楼梦之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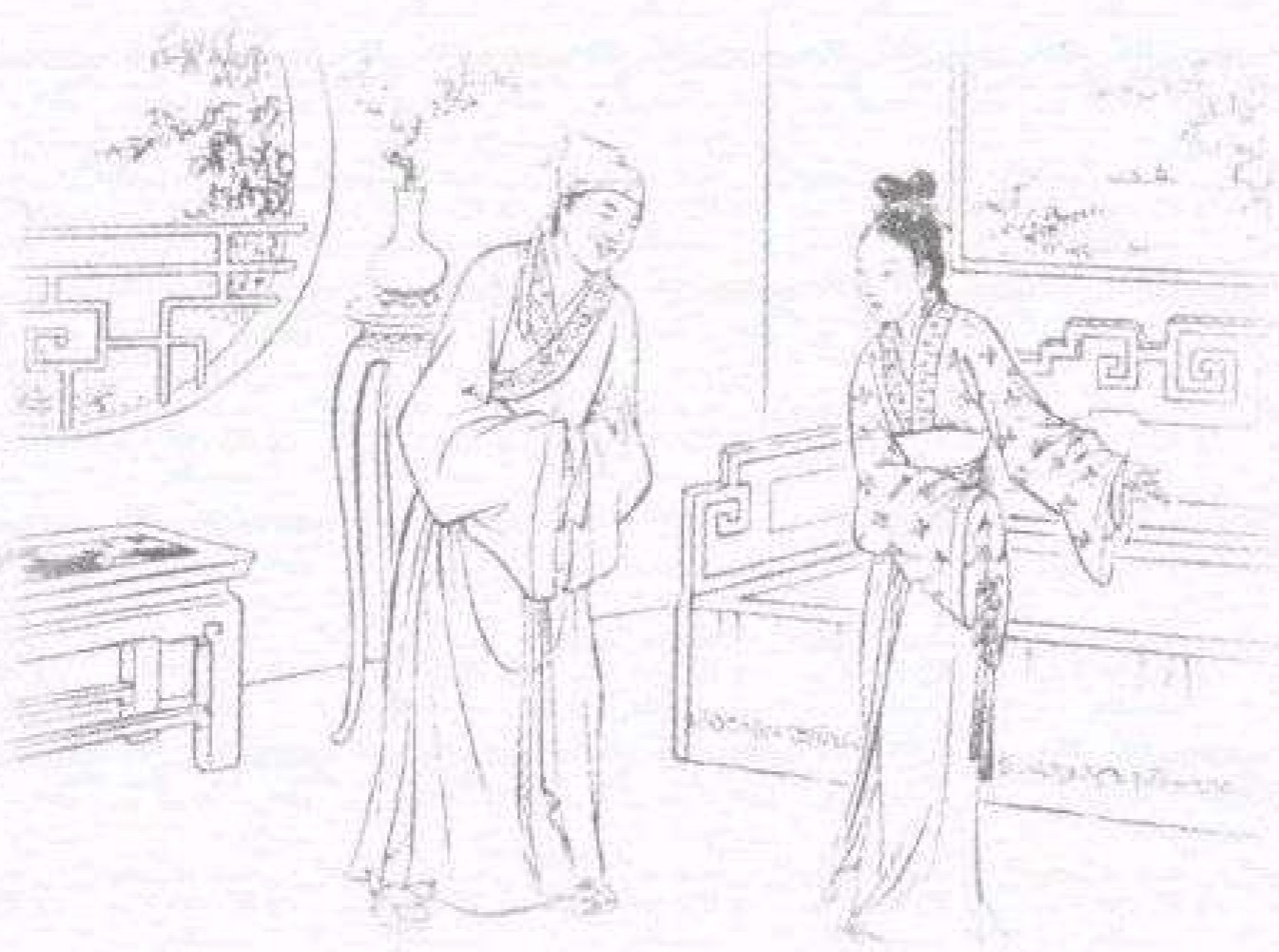
尤二姐

姐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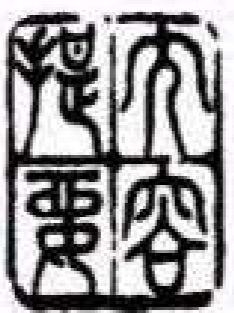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董天野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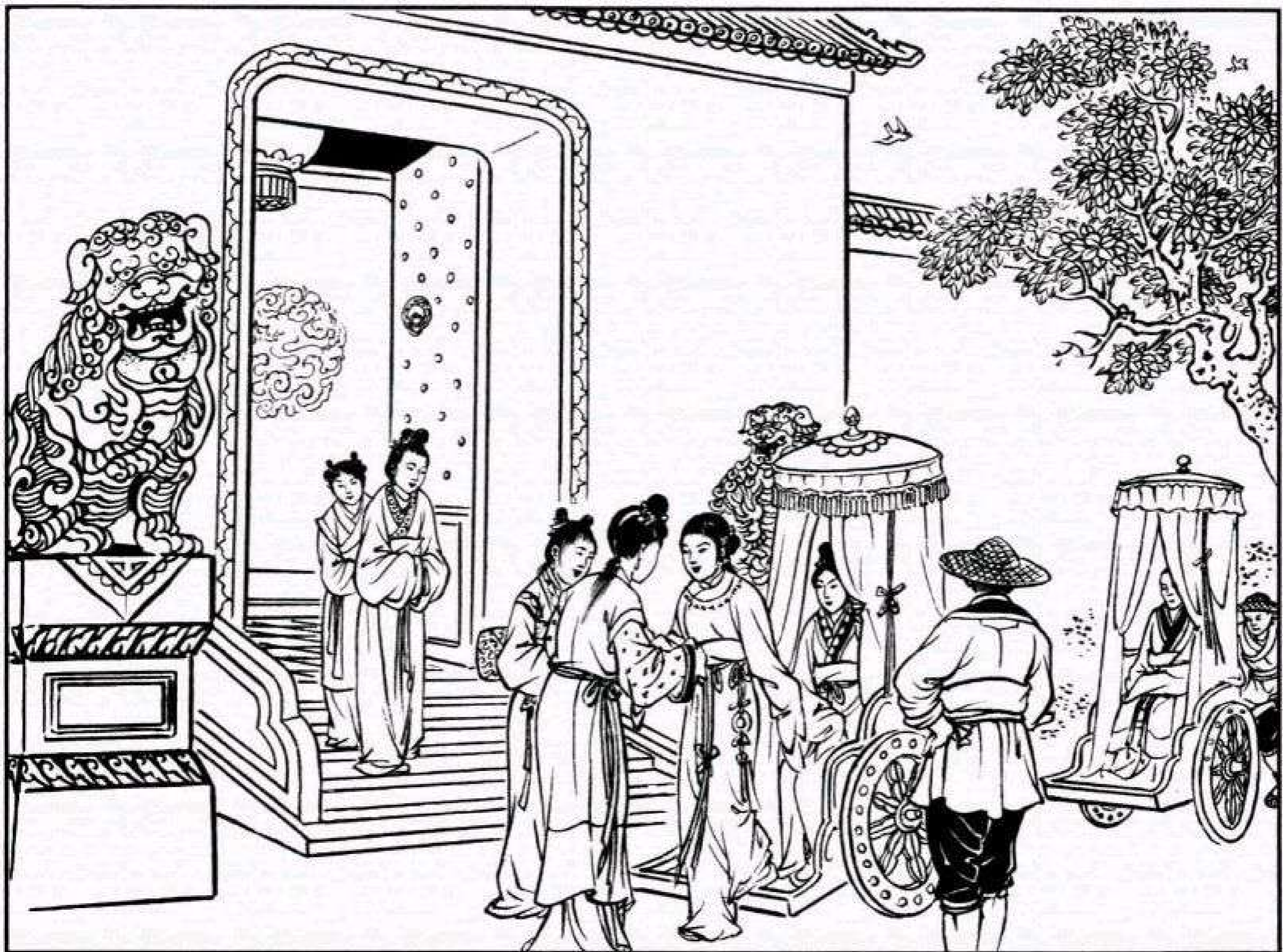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宁国府贾珍的小姨尤二姐、尤三姐，长得十分美貌艳丽，贾珍、贾琏早就觊觎，想收作偏房。尤二姐性情柔弱，经不起财势的诱惑，不顾三姐反对，嫁了贾琏。

贾琏偷娶尤二姐之事，不久便为王熙凤得悉。凤姐心生毒计，必欲置尤二姐于死地而罢休。但她外面却装得十分贤惠善良，暗中支使丫头和贾琏偏房秋桐百般侮辱、折磨二姐。二姐忍辱含羞，逼得吞金自尽。

1 宁国府的当家人贾珍死了父亲，忙着办理丧事。家中没人照管，就把岳母尤老娘和两个小姨尤二姐、尤三姐接来帮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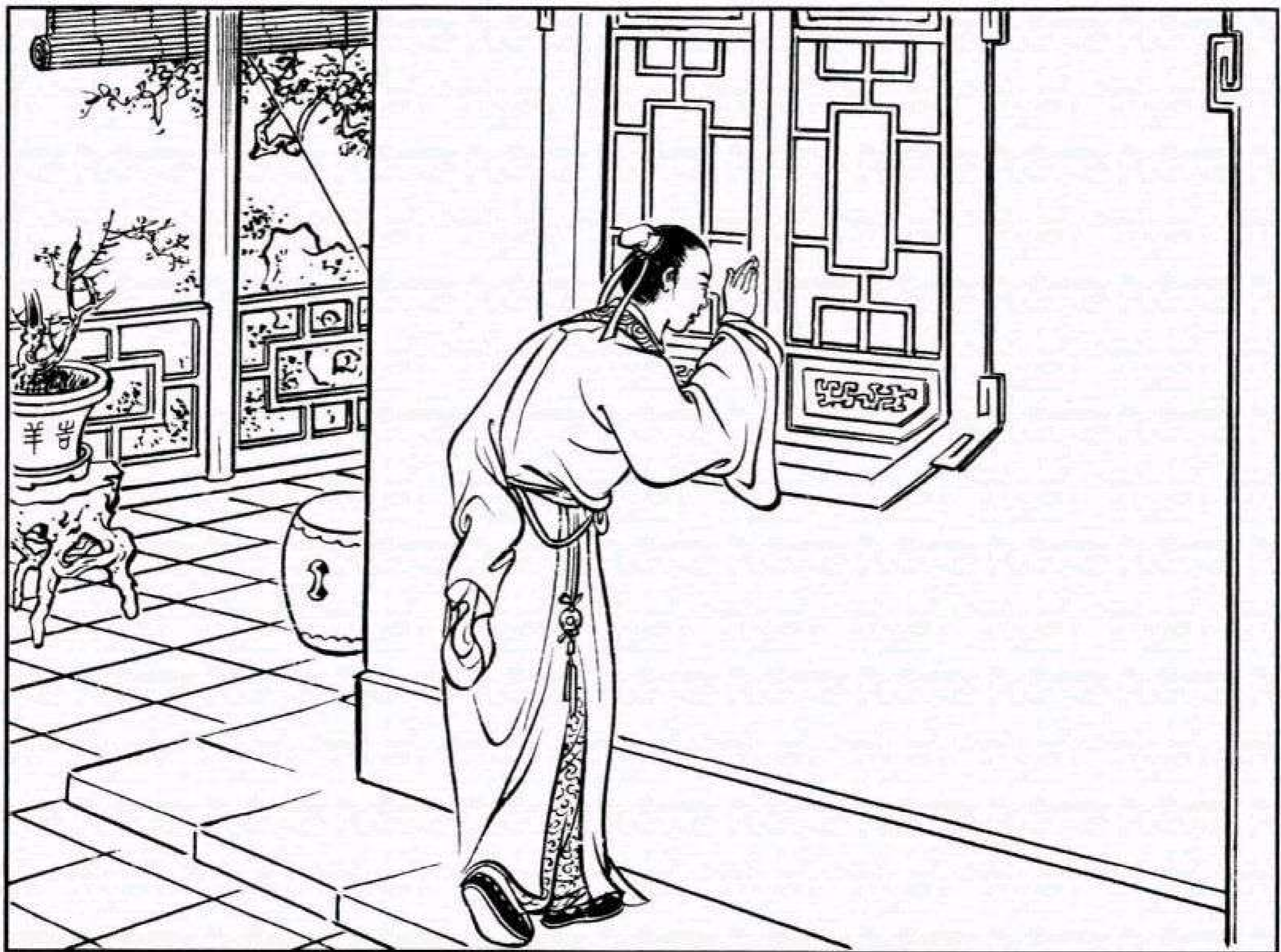
尤二姐、尤三姐虽然生得一样貌美，但两个人的脾性却恰恰相反，二姐柔弱，三姐刚烈。



贾珍、贾蓉父子和荣国府的贾琏，虽已各有妻妾，却是「吃着碗里望着锅里」，见她姐妹俩到来，都动了垂涎之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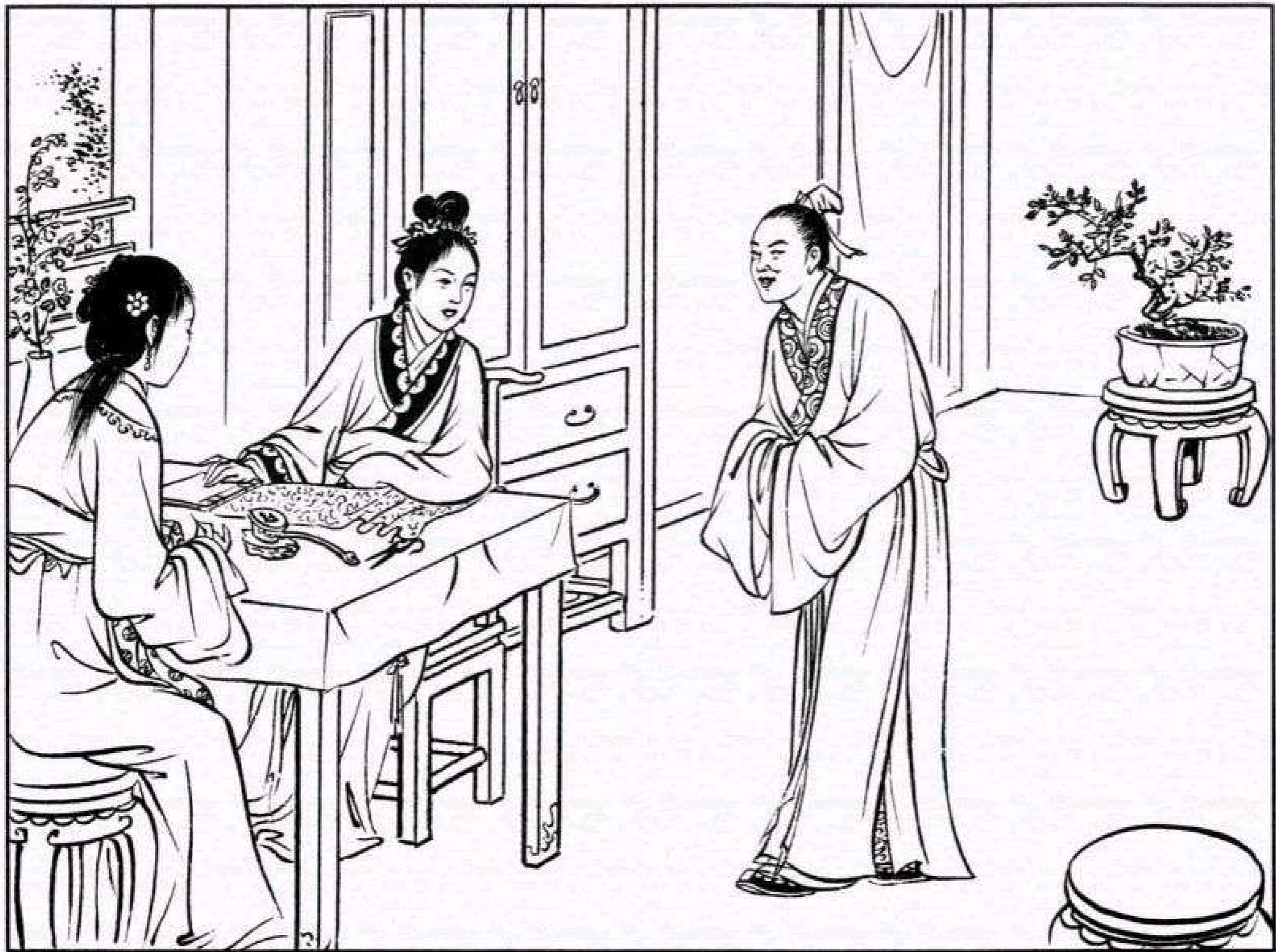
尤其是贾蓉，趁他父亲在家庙里守孝，不大回家，常常借名儿溜进里面来，乘机撩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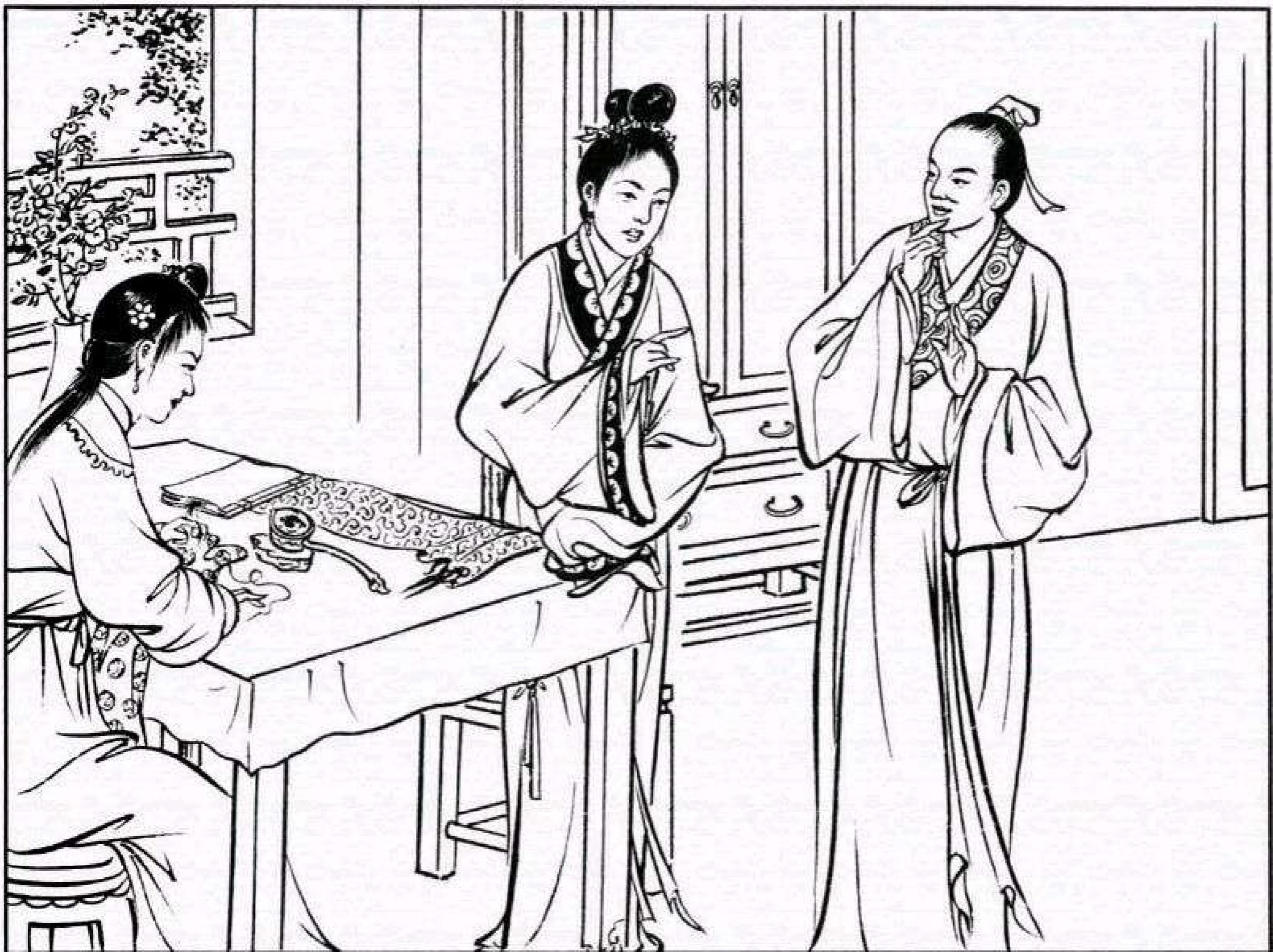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尤老娘在睡午觉，二姐、三姐在做针线，贾蓉嘻嘻地走进房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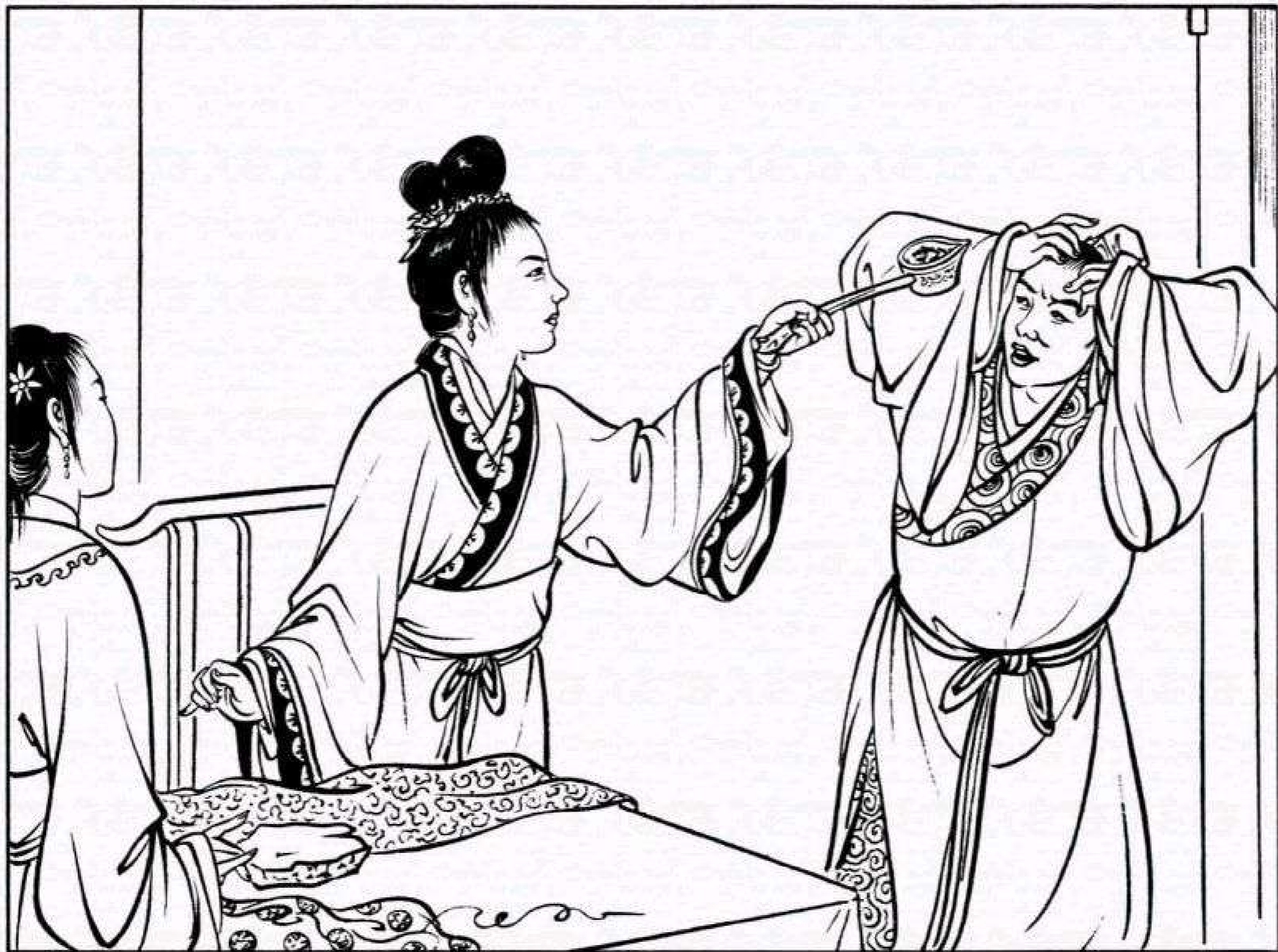
贾蓉露着轻浮说：『二姨娘，我父亲正想您呢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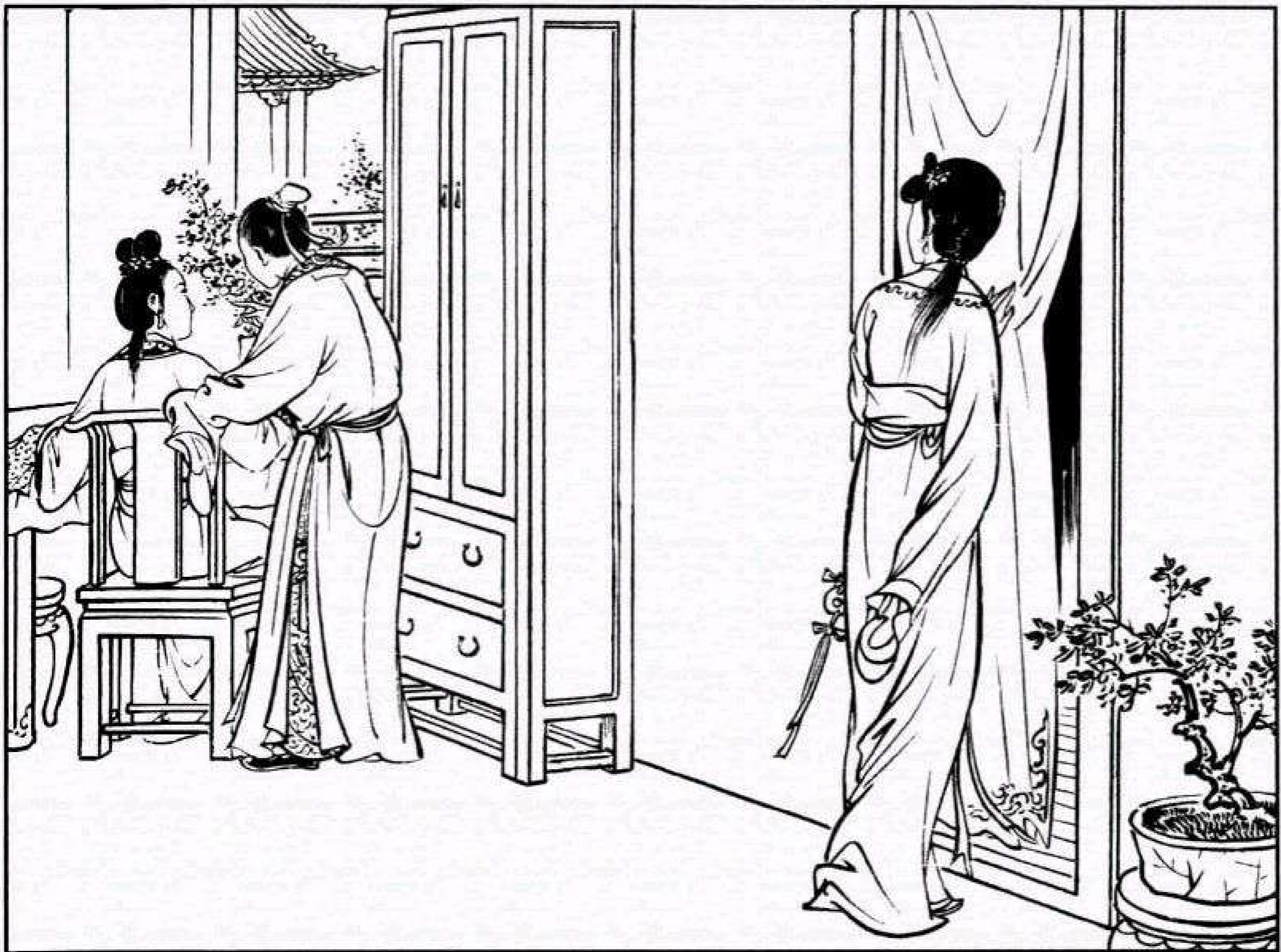
尤二姐红了脸，骂道：『好蓉小子！我不骂你几句，你就过不得了，越发连个体统都没有了！』



二姐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，要打贾蓉。贾蓉只好抱着头求饶。



三姐看了贾蓉这副形状，很不顺眼，沉着脸，进房去叫尤老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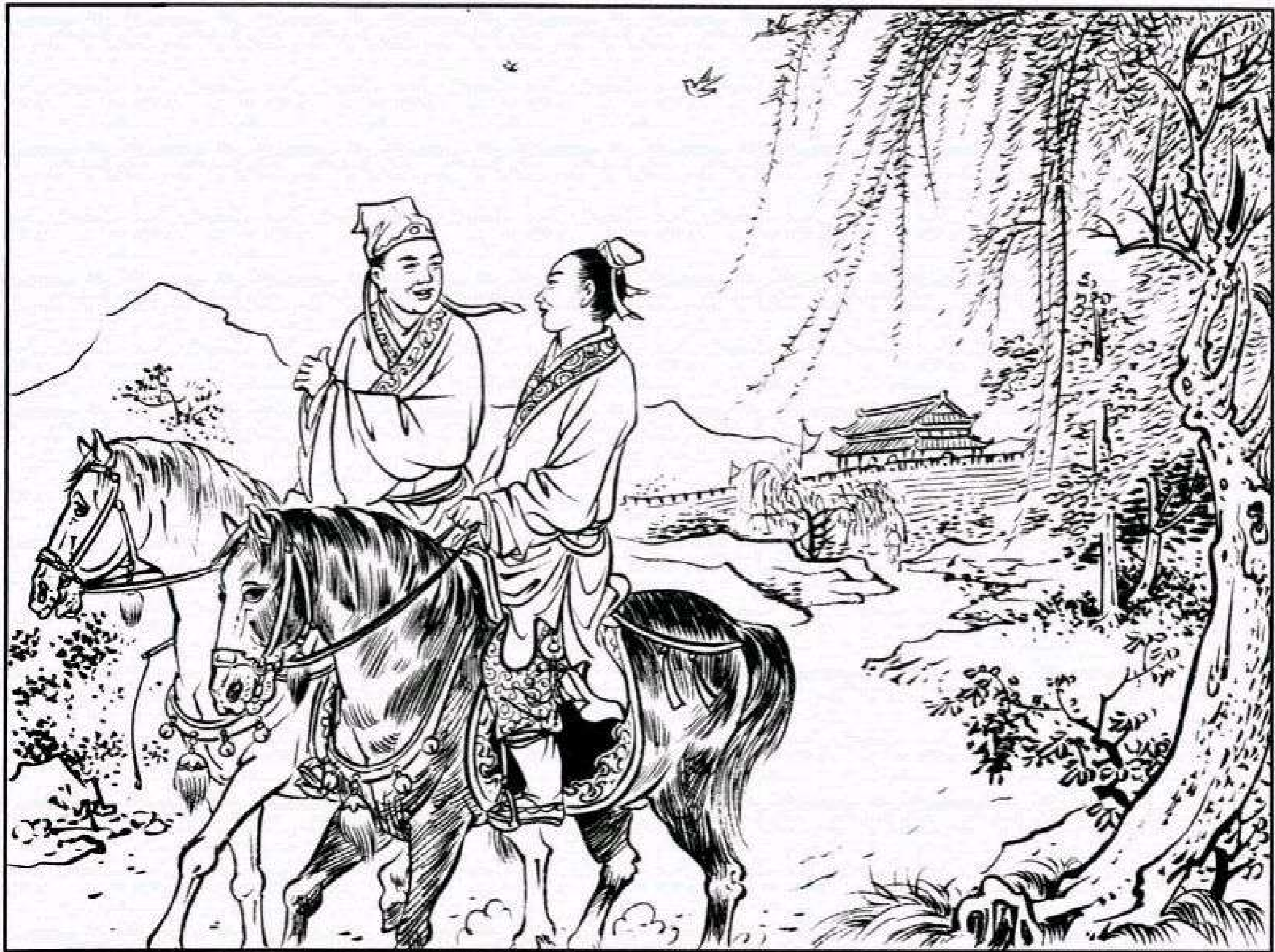


溜烟跑了。

贾蓉听见尤老娘醒了，和二姐挤了挤眼儿，这才一



一天，贾琏、贾蓉出城游玩。一路上叔侄闲话，贾琏有心提到尤二姐，夸说她如何标致，如何人好。



贾蓉懂得他的心意，便笑着说：「叔叔既这么喜欢她，我来给叔叔做媒，说了做二房如何？」



贾璉听了，心花都开了。但想到二姐已许配给了张华，再则自己老婆王熙凤——凤姐，又是出名的『泼辣货』，这却十分为难。



贾蓉说：『张华家里已败落了，只要给几两银子，叫他写一张退婚书。倒是婶子那里难弄，不如在外面找一所房，暂住一时再说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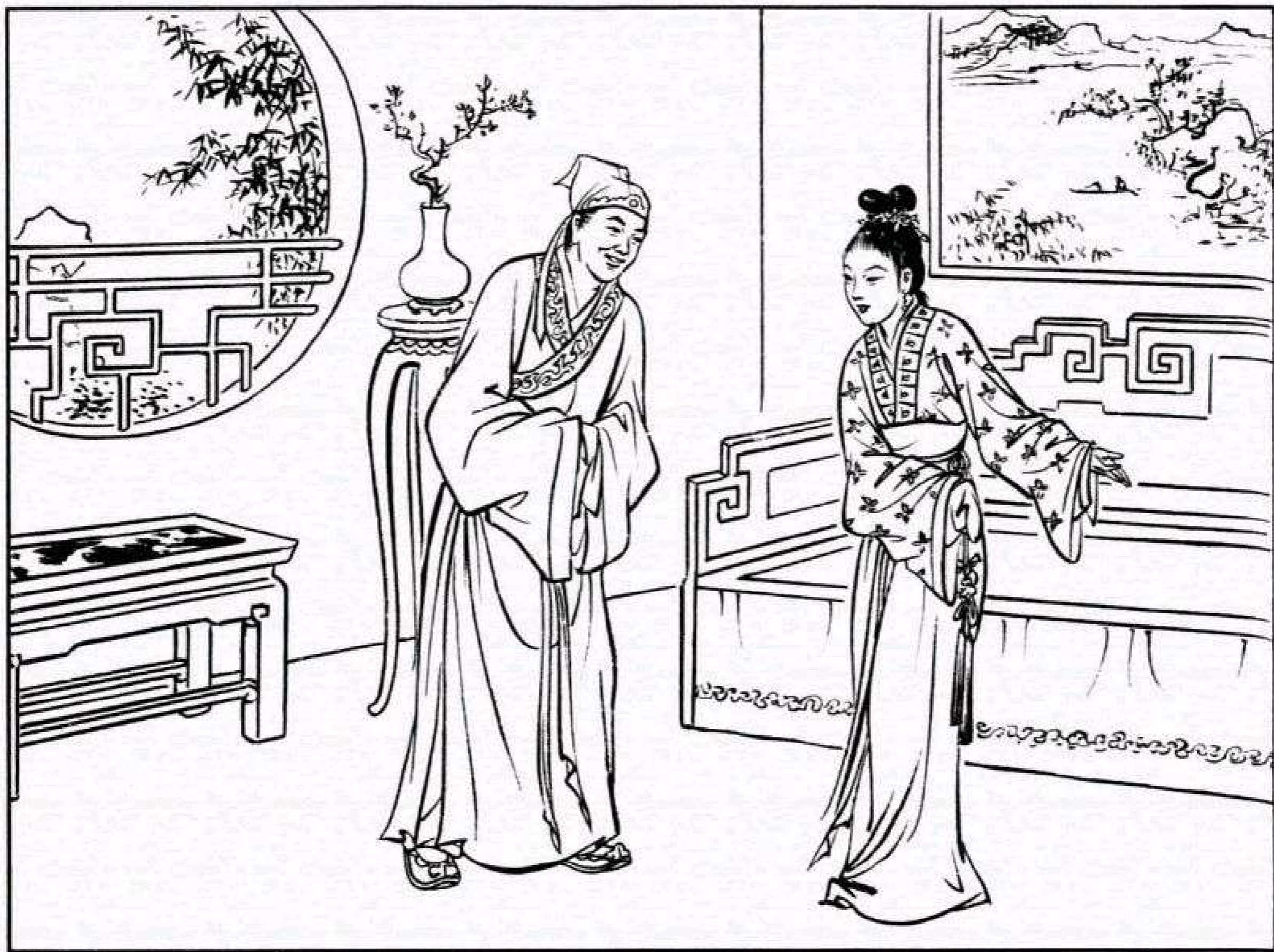


两人回到城里，贾琏急急地进宁国府来看尤二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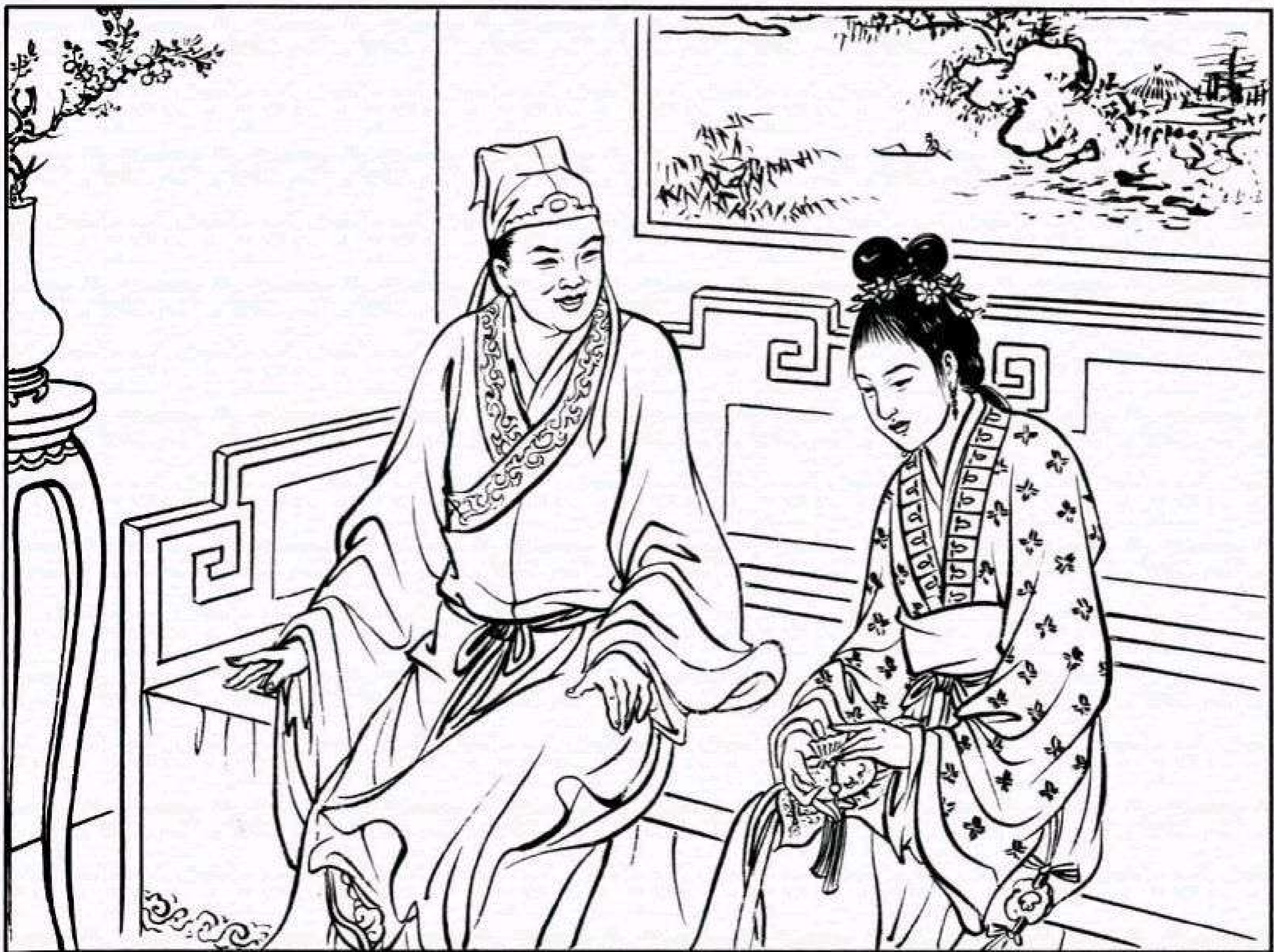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。贾璉忙上前问好，二姐也含笑让座。

恰值尤老娘和三姐都不在家，只二姐一人独坐房



贾琏眼睛瞟着二姐，见她低了头，手里摆弄着荷包，便有了想头。



贾琏假意往腰里摸了摸，搭讪着道：「我槟榔荷包忘记带来了，妹妹有槟榔，赏我一口吃。」



二姐不理他，贾琏便近身来拿。二姐怕有人来撞见，不好看，忙将荷包连手绢丢了过去。



吃了。

贾璉把荷包拿在手中，拣了半片吃剩的，放进嘴里



忙又坐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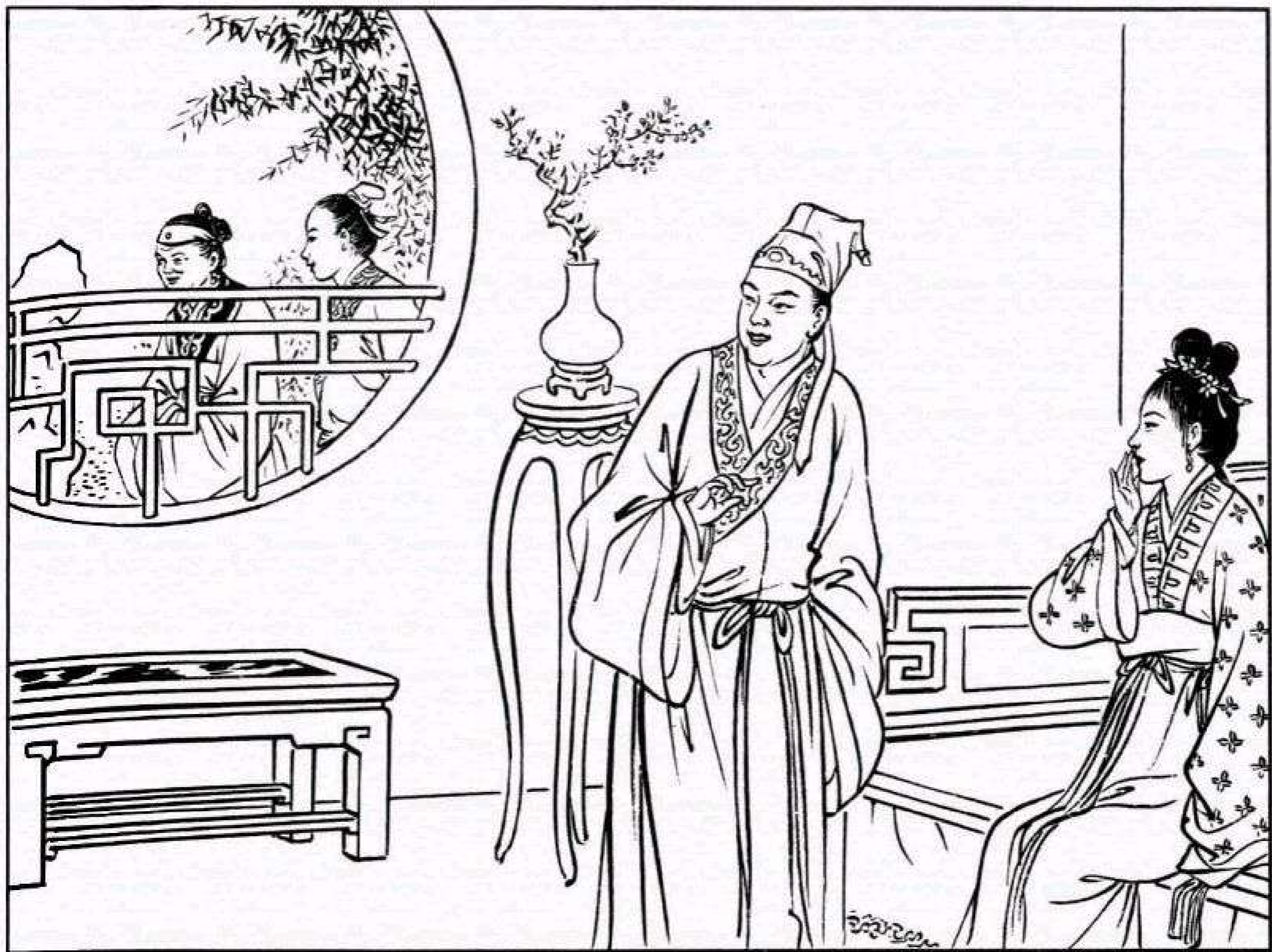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刚要把荷包亲自送过去，可巧丫头倒了茶来，



贾璉一面吃茶，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『九龙佩』解下，拴在荷包的手绢上，趁丫头回头时，丢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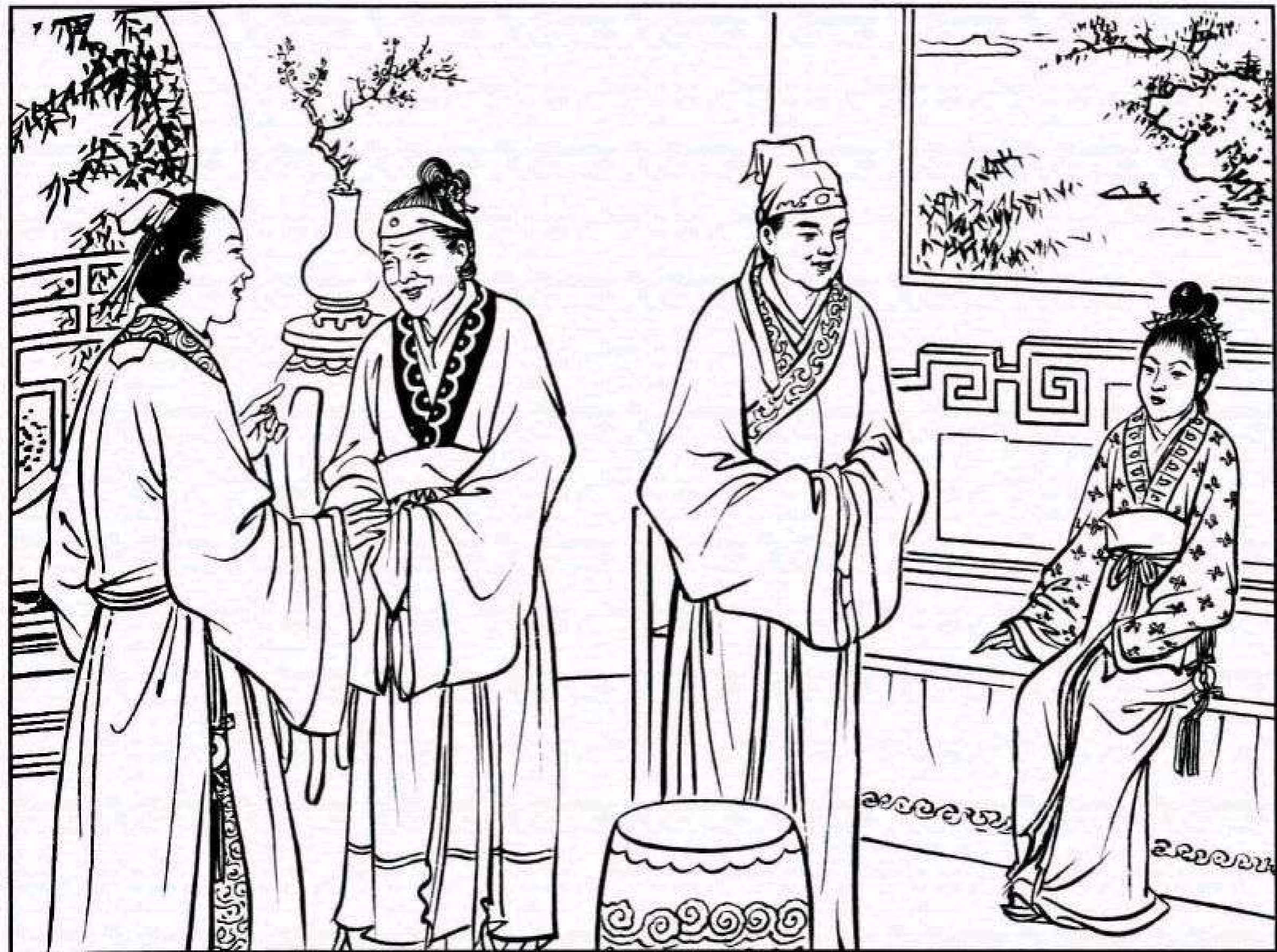
忽听得一阵帘子响，却是尤老娘带着贾蓉从后面走来了。



贾琏忙示意二姐，叫她拾取『九龙佩』，一面迎上去与尤老娘请安。再回头看时，二姐笑着，没事人似的，地上的『九龙佩』已经不见了。



贾蓉见贾琏也在，不觉『咦』了一声，对尤老娘笑道：『老太太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父亲要给二姨娘做媒呢！』



了？』

尤老娘只当是真话，忙问：『是谁家的？多大岁数



贾蓉故意说道：『是谁我可不清楚，只是那位新姨父和我这叔叔的相貌一模一样。老太太，你说好不好？』



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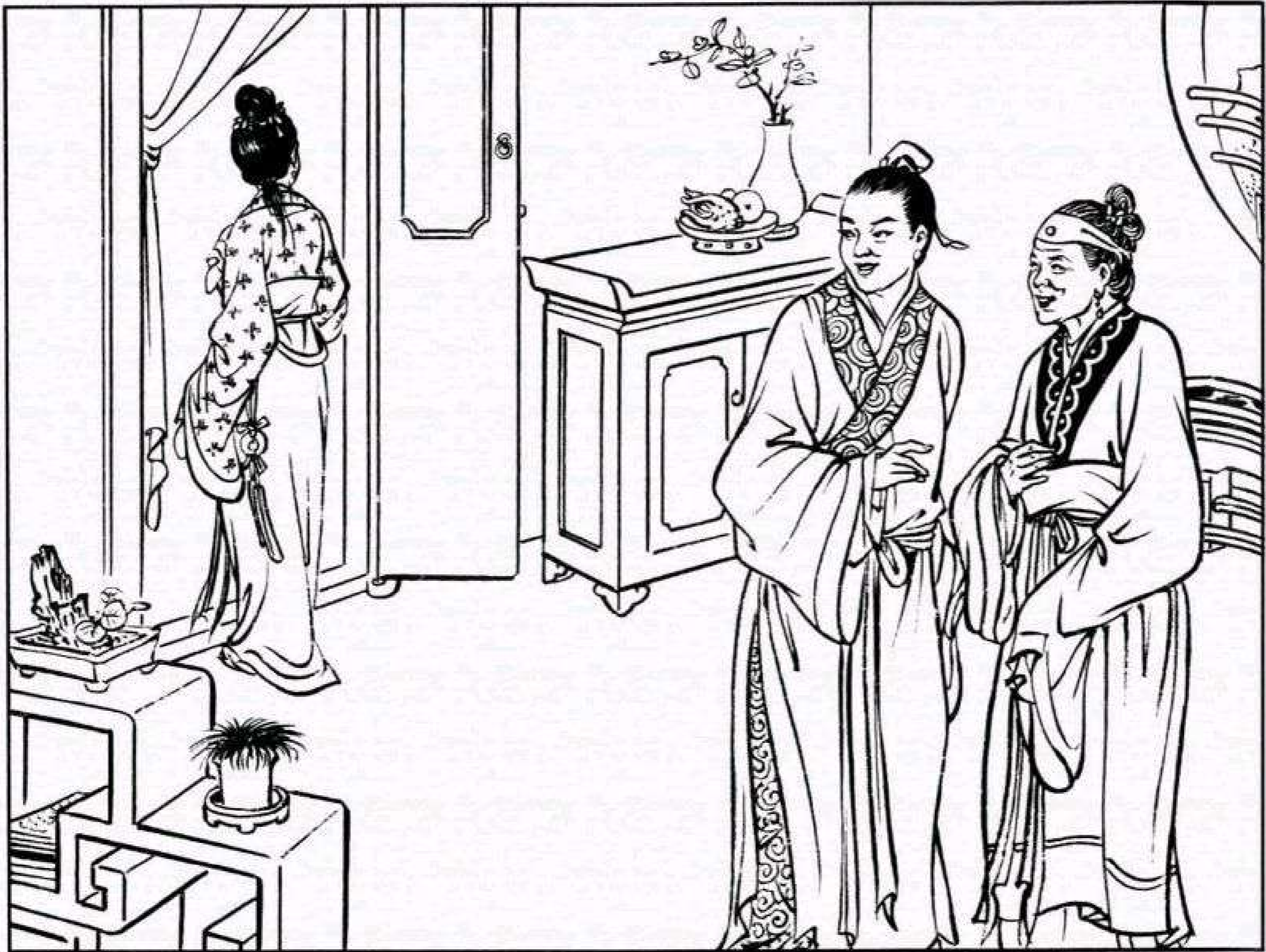
贾蓉说着，又用手指指贾琏，一面向尤二姐努努



二姐听了，一头笑，一头赶着打贾蓉，说：『母亲快别信这混账孩子的话！』



贾璉在场有些不好意思，笑着辞了出来；二姐红了脸也走开了，只剩尤老娘和贾蓉在说话。



贾蓉乘机把贾琏要娶二姐的事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不由得尤老娘不肯，只是还要问问二姐是否愿意。



于这件事没了主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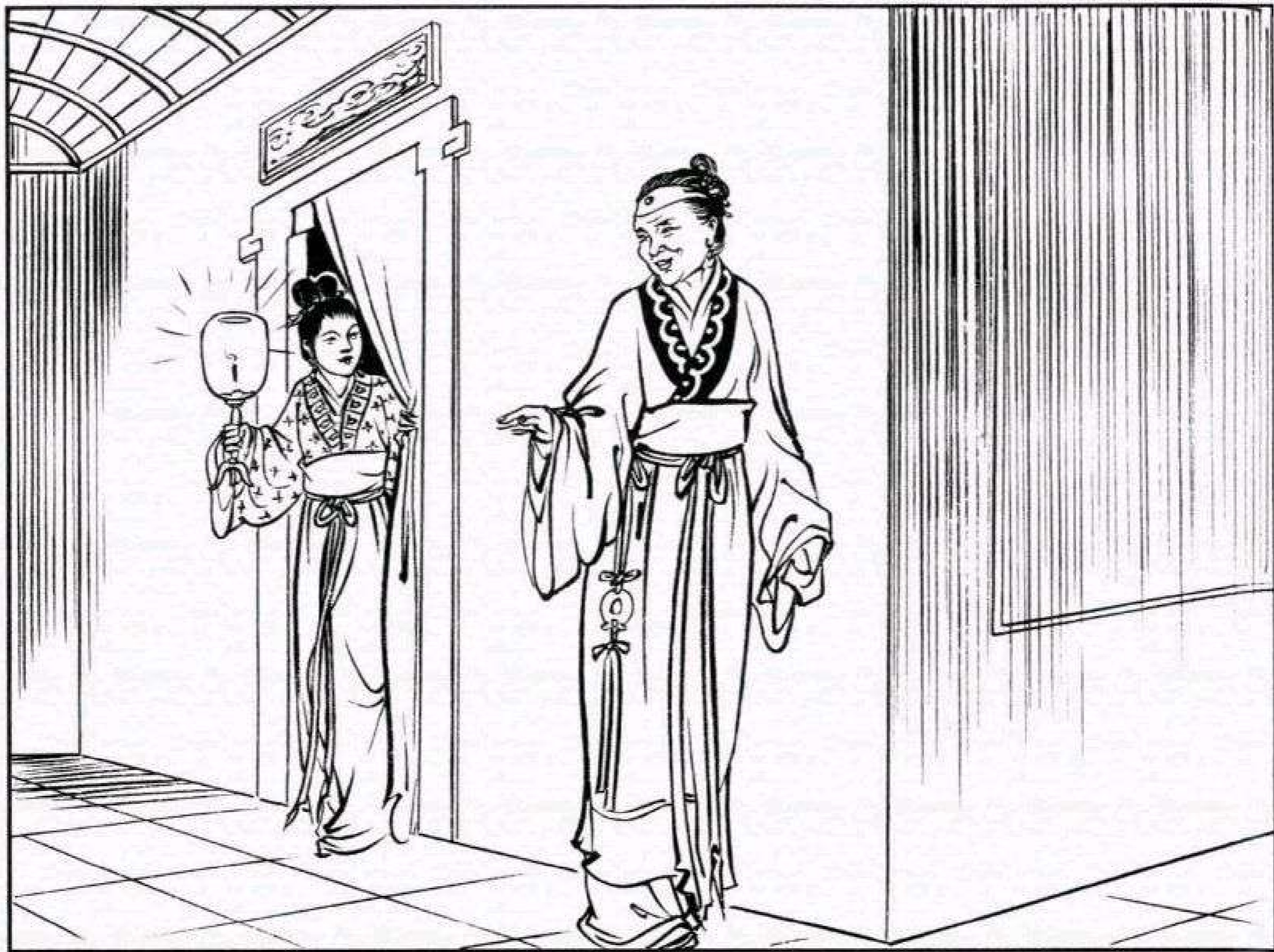
当晚，尤老娘过来与二姐商议。二姐素性柔顺，对



她明知贾琏家有『悍妻』，贾珍、贾蓉的做媒未必存着好意，可是她对『指腹为婚』的张华，却也有不满意的。



贾府的财势和贾琏的殷勤，到底使她迷惑，再加上贾珍父子的蓄意摆布，二姐也便点头应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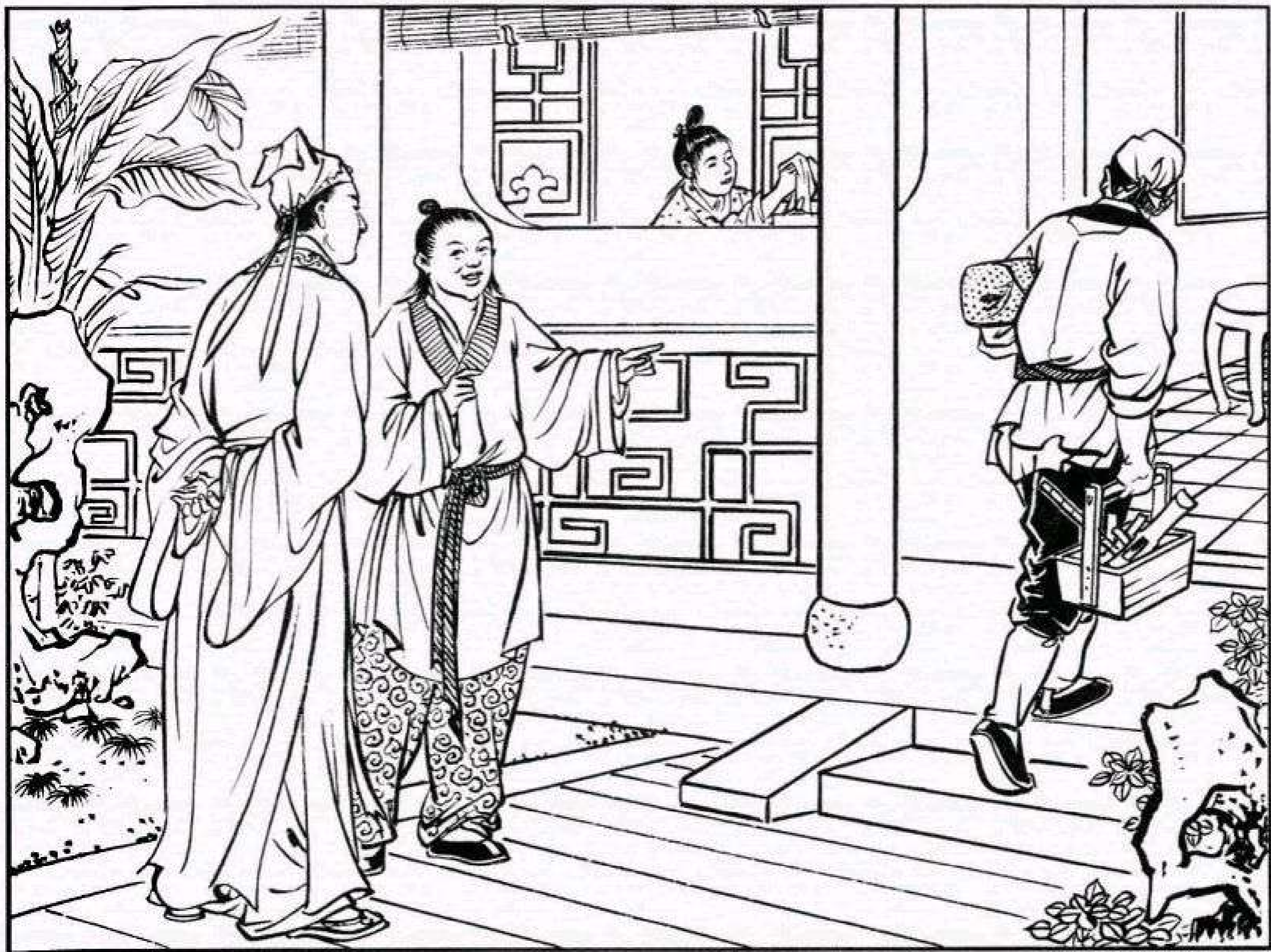
贾蓉把尤老娘和二姐应允的事回报贾琏，贾琏喜出望外，着实感激贾珍父子，就赶紧布置一切。



贾琏托贾珍把张华找来，逼他与尤二姐退婚。那张华如今败落了家产，哪里娶得起媳妇，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书，换来的是二十两银子。



贾璉在荣国府附近买了一所房子，忙着收拾，并置办一应首饰、妆奁、用具等，不消几天，早将诸事办妥。



喜，吃酒闹房，十分热闹。

一乘小轿，将二姐抬进新房。贾珍、贾蓉都来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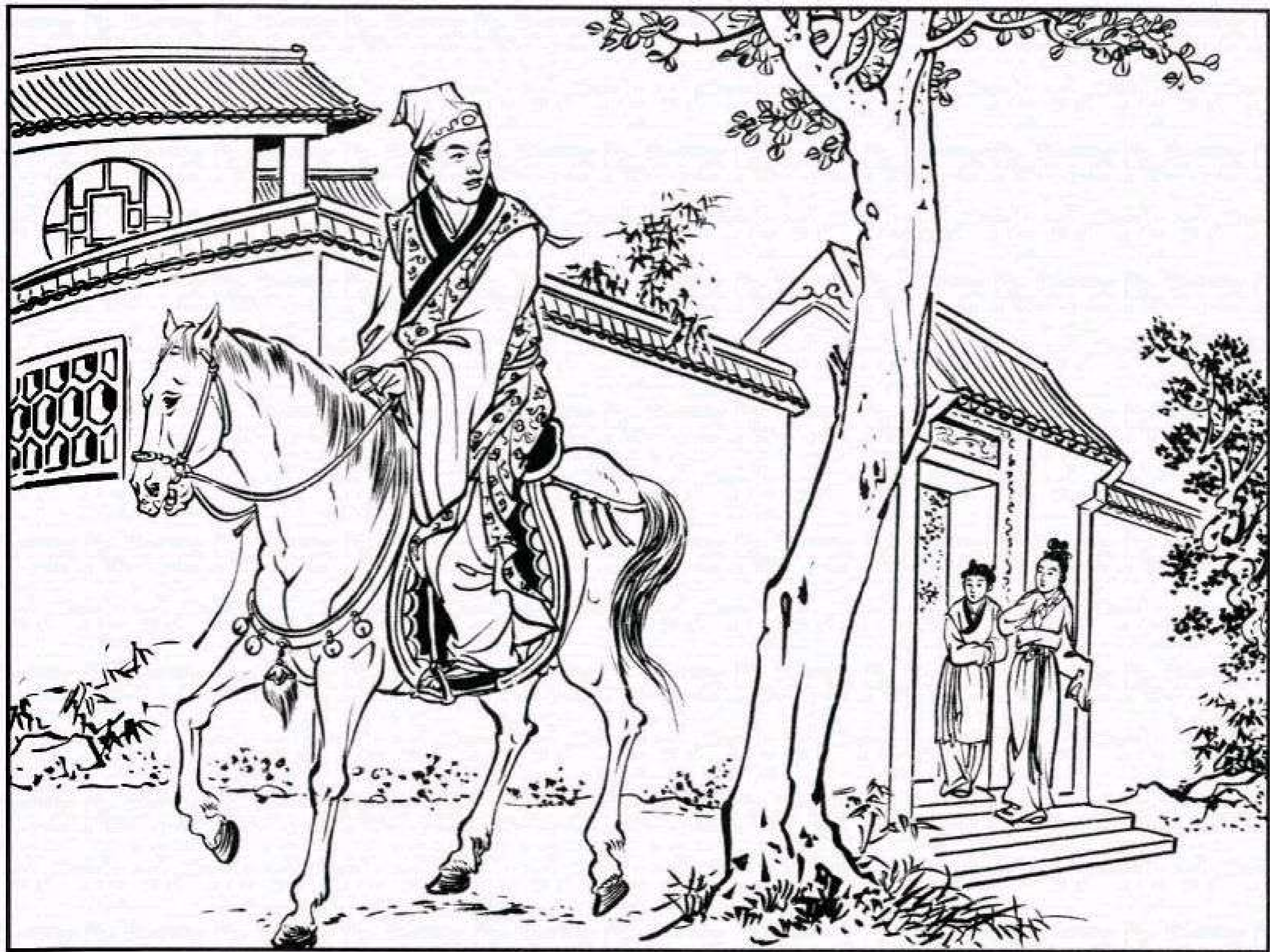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娶了二姐，竟将凤姐忘记得干干净净，只推说宁国府有事要他帮忙，常是十天半月不回家住。



贾琏对二姐越看越爱，越看越喜，不知要怎样奉承才好。并说：『只等那个泼货一死，我就接你进去！』



一天，贾璉奉父亲之命到平安州办事，忙完回来，父亲却以为办得不妥，叫他再去一趟。



不想日子一久，贾琏偷娶二姐的秘密就沸沸扬扬，辗转传进凤姐耳里。凤姐一向自傲，这一气可真把她气坏了。



她强忍怒火，急忙把贾琏两个心腹家僮兴儿、旺儿传来问讯。一阵硬吓软骗，兴儿、旺儿就都照实说出来了。



皱，计上心来。

凤姐越想越气，呆在那里，只是出神，忽然眉头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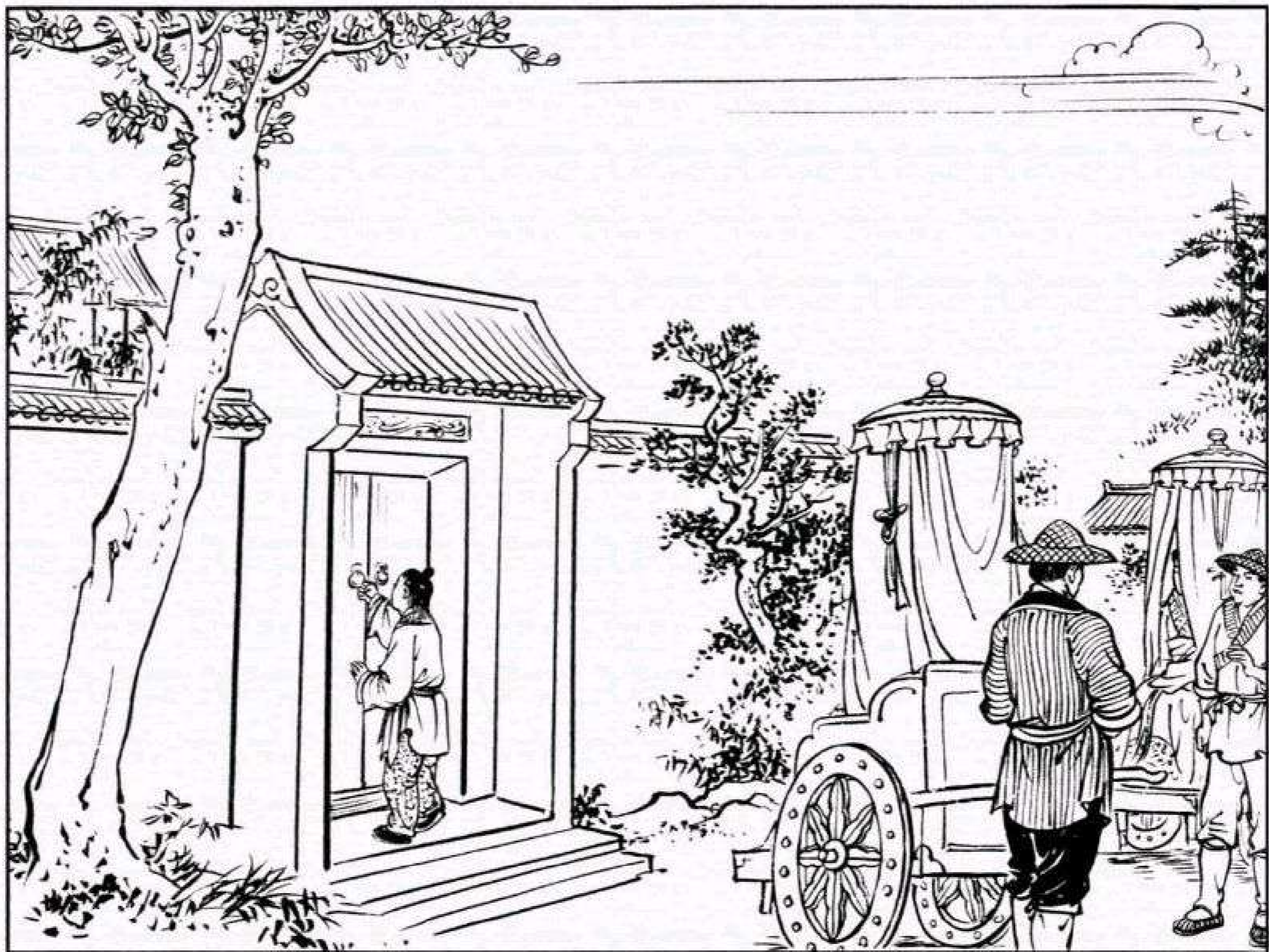


次日一早，凤姐只带了平儿，由兴儿引路，坐车往二姐这边来。



报二奶奶，府里大奶奶来了！』

一直到了门前，兴儿一面敲门，一面高叫：『快通



二姐听见大吃一惊，但既已来了，躲也躲不过，只得整衣出迎。



下去。

两人相遇，二姐张口便称凤姐『姐姐』，一面拜了



放。

凤姐也赔笑还礼，挽起二姐，拉了她的手，久久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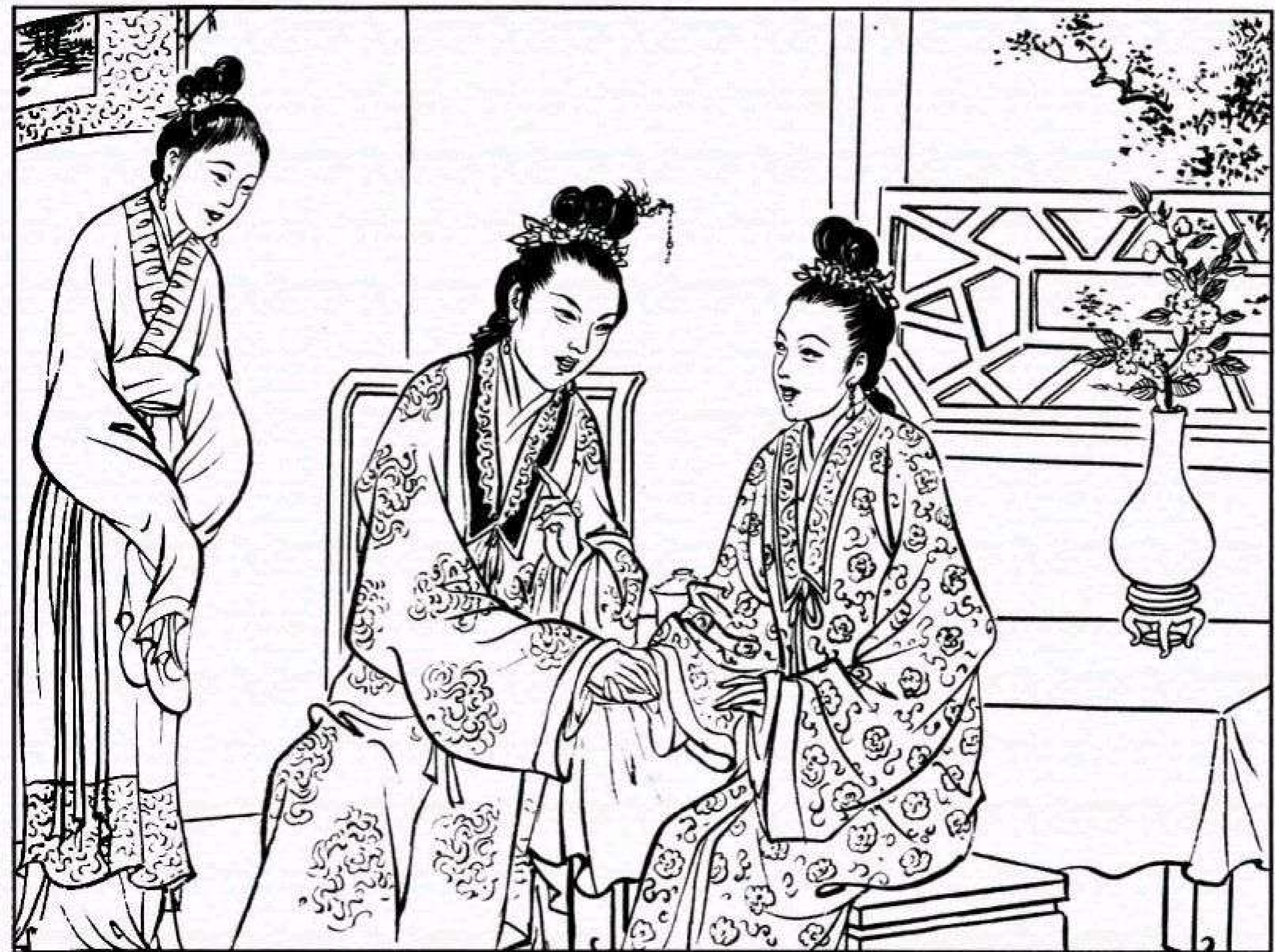


已年轻，凡事只求凤姐指教。

两人坐定，二姐先说了些求凤姐宽恕的话，又说自



凤姐忙说：「我也劝过二爷，早办这件事。果然生个一男半女，将来也有靠。如今娶了妹妹，真是再好没有的事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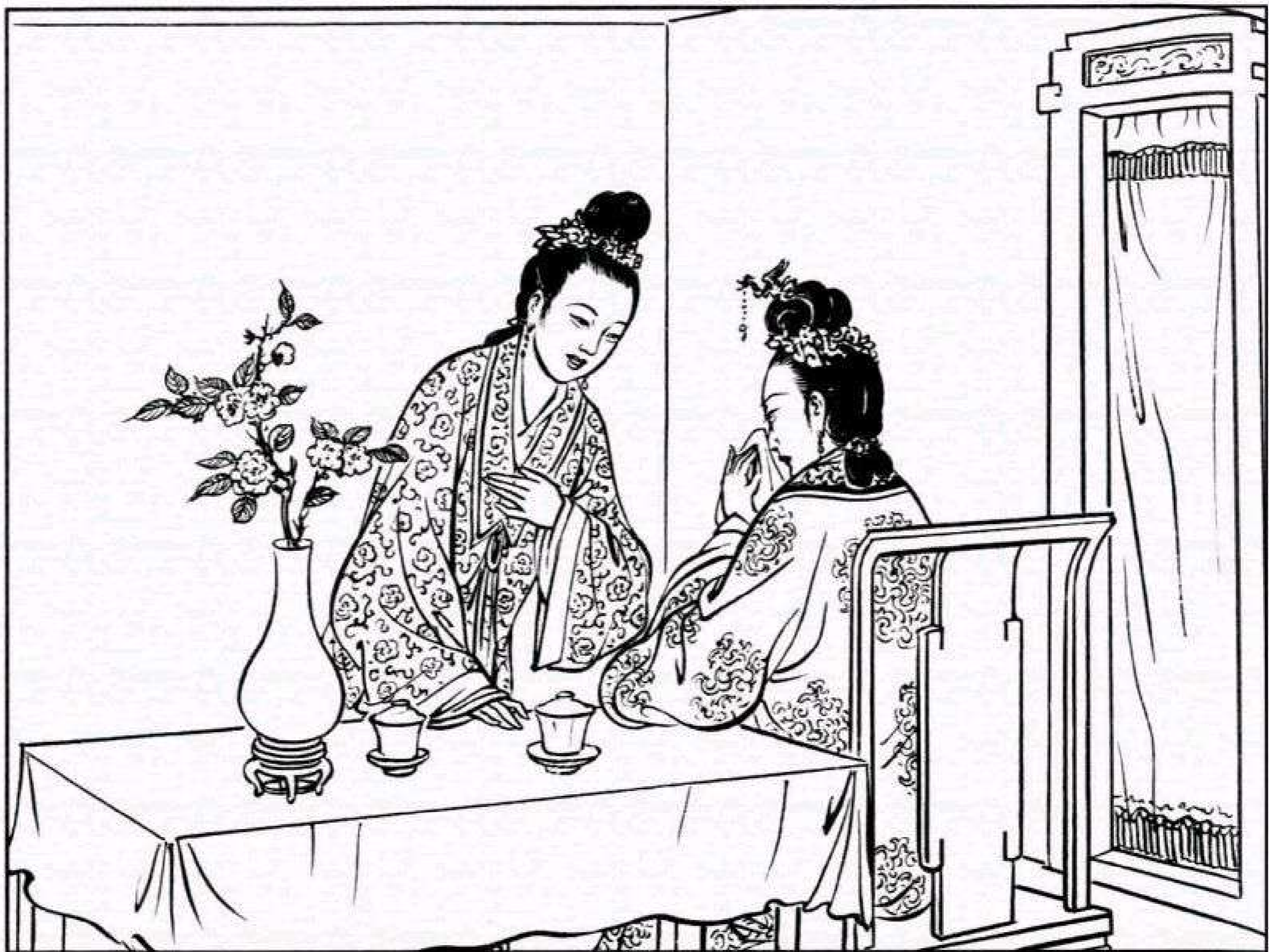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又说：『所以我亲自过来，要求妹妹体贴我的苦心，搬到家里同住，彼此同心合意，侍奉二爷。』



凤姐说到后来，还呜呜咽咽抽噎着说：『只求妹妹疼我，就是叫我服侍妹妹梳头洗脸，也是情愿的。』



二姐是个实心人，竟把凤姐认为知己，便也对她说
了许多心里的话；并答应立刻搬进荣国府去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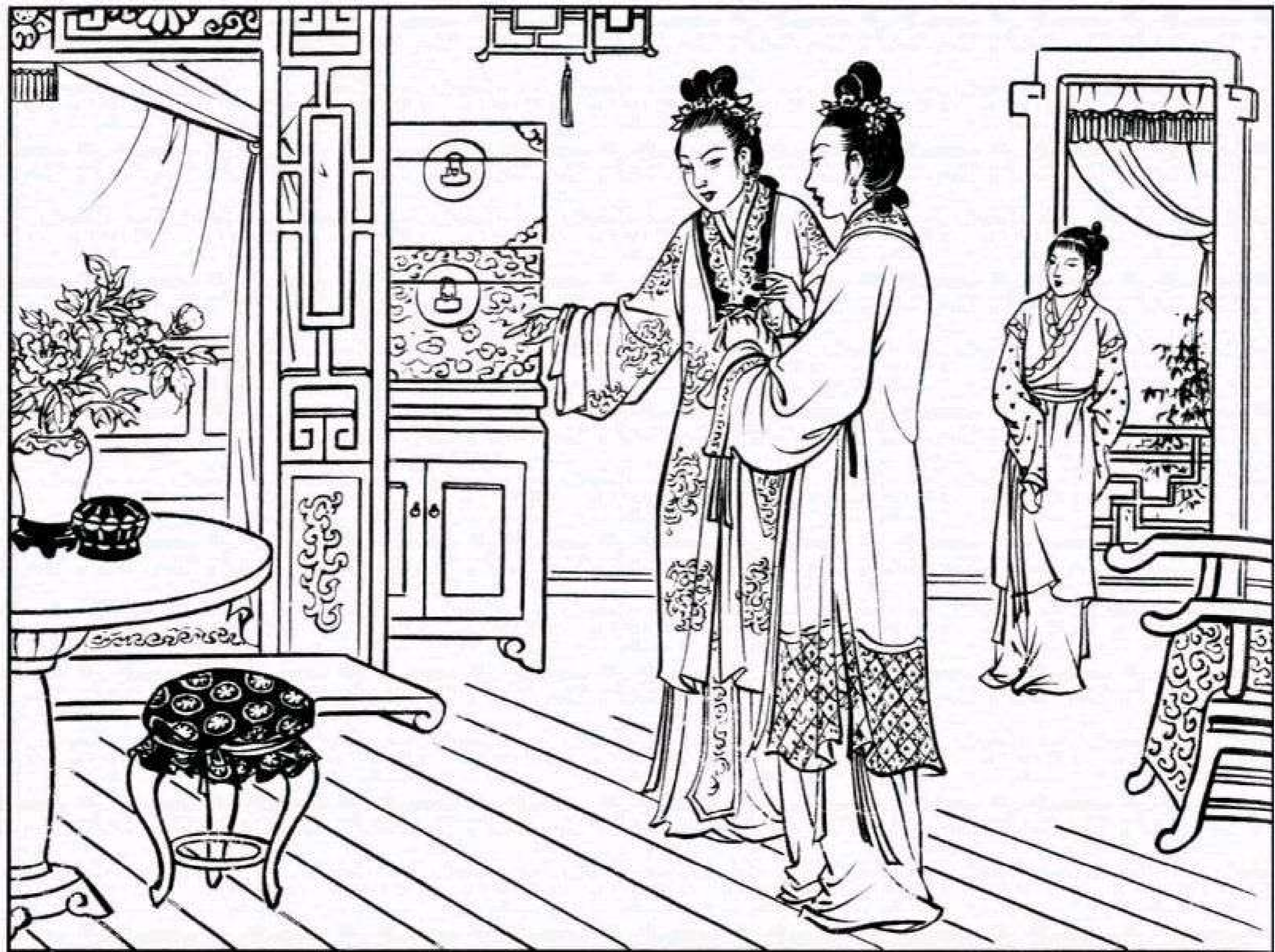


凤姐催二姐穿戴了，两人携手上车。一路上，凤姐喋喋不休，说了许多体己的话。



全和凤姐正房一样齐整。

到了荣国府，二姐的住屋早已收拾好，所有陈设，



荣国府上下，见凤姐这般行事，都暗中纳闷，她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？



二姐安心住下。谁知三日之后，几个丫头就有些不服使唤。又过几天，渐渐地连茶饭都懒得送过来了。



凤姐一面暗中行事，一面见了二姐，仍是和颜悦色，『好妹妹』不离口，又说：『下人倘有不到之处，只管告诉我，我自会收拾她们。』



二姐见凤姐这般好心，又怕别人笑她不安本分，因此纵有委屈，也只得一再忍耐。



不想，张华却在衙门里告了一状，说贾璉孝服在身，停妻再娶，依仗财势，强迫退亲，连贾珍父子也被告在里面。



张华告状，原是凤姐暗中调唆的，但她却装作慌了手脚的样子，急急忙忙地赶到宁国府来。



贾珍父子见凤姐沉着脸进来，知道事情有些不妙，想要躲开已经不成，只得陪笑迎接。



干的好事啊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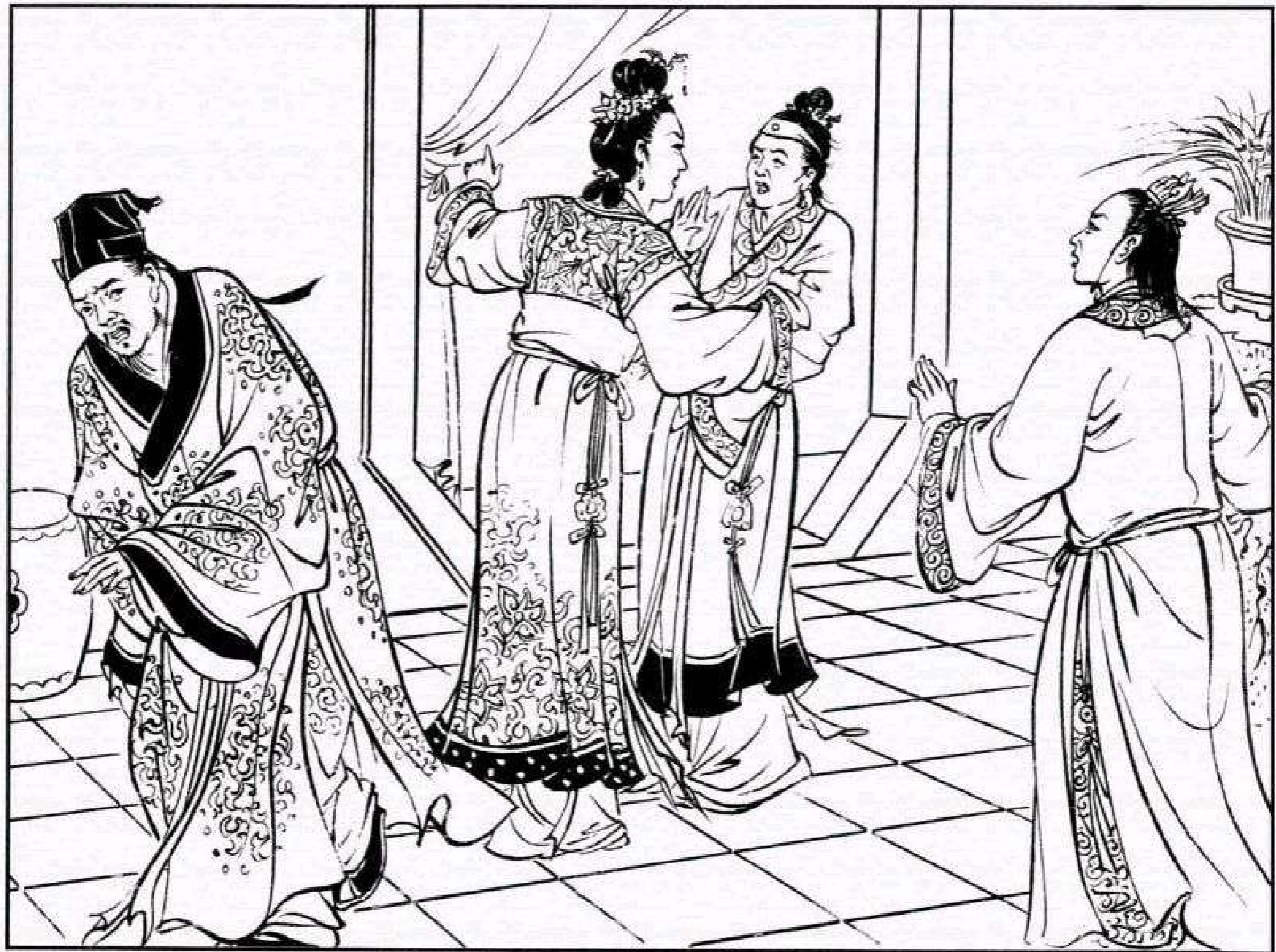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冷笑一声，指着贾珍说：『好大哥！带着兄弟



贾珍的妻子尤氏在旁，正要开口，凤姐劈面一口唾沫，骂道：『你尤家的丫头没有人要了，只顾偷着往贾家送！』



凤姐一面诉说官司的严重，虚张声势，一面又哭着要拉尤氏同去见官。



吓得贾蓉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说：『求婶娘息怒，有话好说！』



贾蓉见凤姐要来打他，忙说：『不用婶娘打，等我自己打。』说着，左右开弓，自己打了一顿嘴巴。



凤姐只是不依，滚到尤氏怀里，说了又哭，哭了又骂，口口声声说为打点官司已开销了五百两银子。



勤；众丫头也都一齐跪下讨情，凤姐才止了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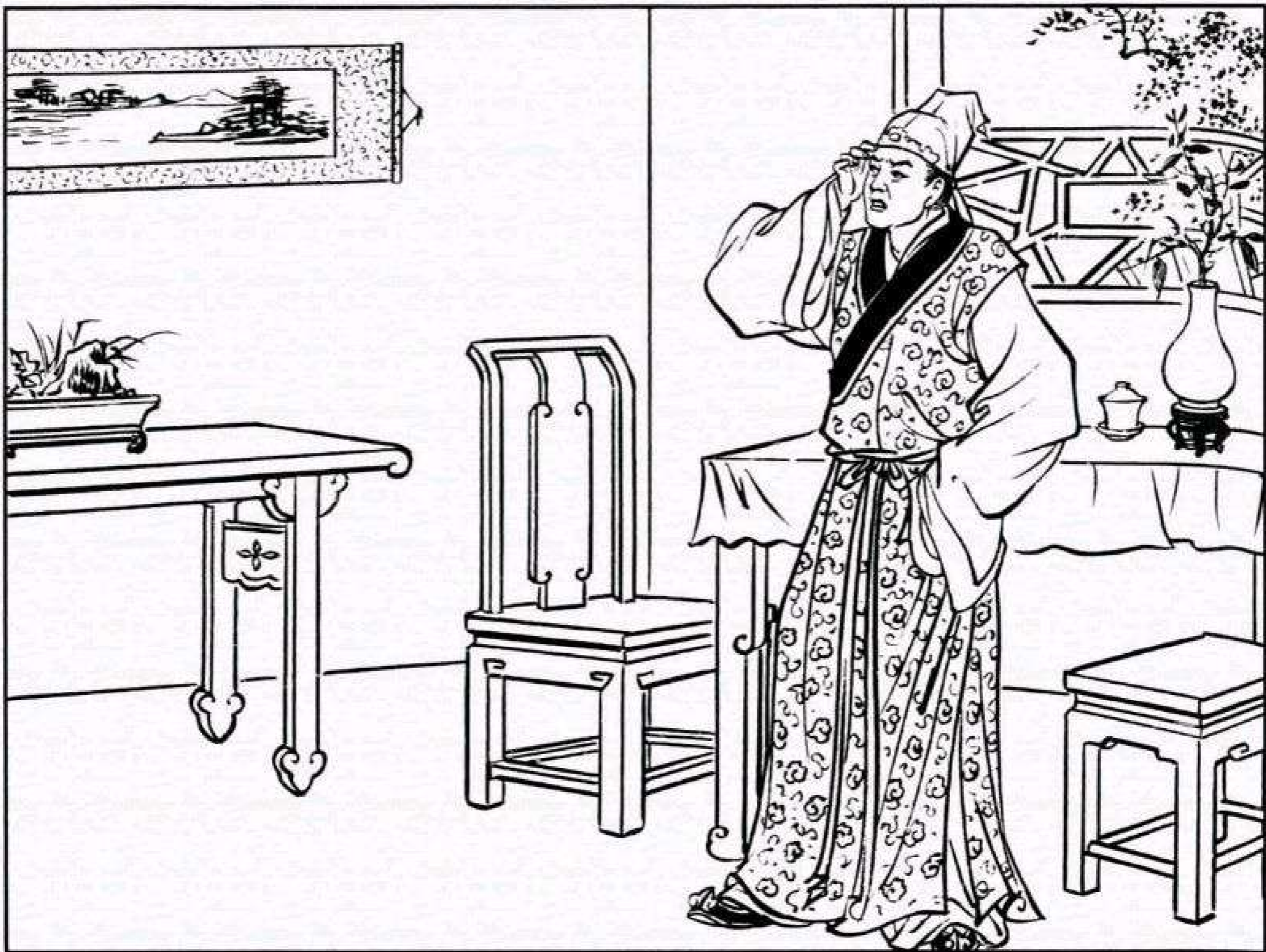
尤氏和贾蓉只恨少生几张嘴来给凤姐赔不是，献殷



尤氏忙命端洗脸水，服侍凤姐梳洗。又拿出五百两银子，凤姐方起身回去。



隔了几天，贾琏事毕回家，先到二姐那里，方知已被凤姐接进去住了。贾琏急得直跺脚，连说：『坏事，坏了！坏事了！』



贾琏回到荣国府，就去见贾赦，把所办的事禀明。



贾赦听说事已办妥，十分欢喜，说他中用，又将房中一个名唤秋桐的丫头，赏给他做妾。



贾璉见了凤姐，未免有些愧疚。谁知凤姐反而满面春风，陪二姐一同出来，亲如姊妹。贾璉看了心中好生奇怪。



色。

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。凤姐一刺未除，又平空添上一刺，心中的气恼自不用说，但面子上却不露一点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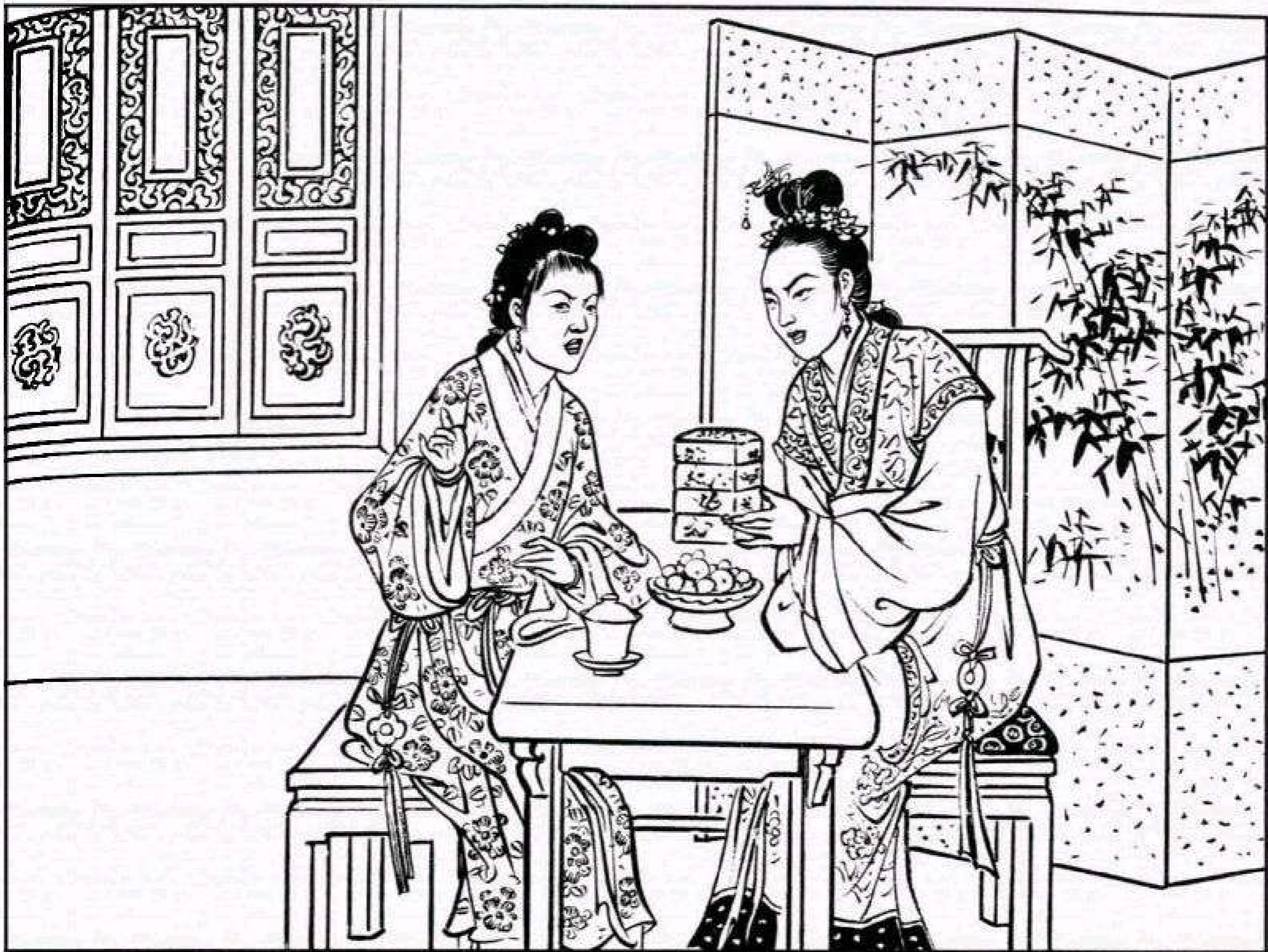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原是个浪荡子，喜新厌旧，自从得了秋桐，又见凤姐容让，在二姐身上的心，也就渐渐淡了，只一心宠着秋桐。



那秋桐也自以为是贾赦所赏的人，连凤姐、平儿都不放在眼里，时常指桑骂槐，暗相讥刺。



凤姐看在眼里，却心中暗喜，正好用『借刀杀人』之计，『坐山观虎斗』，等秋桐排除了二姐，自己再来摆布秋桐。



于是她对秋桐说：『你年轻不懂事，二姐是你爷心头的肉，我还让她三分，你去硬碰她，岂不是自寻死么？』



秋桐受了挑拨，越发恼恨，破口大骂，说是要和二姐拼一拼，气得二姐只在房里哭泣，连饭也不吃，又不敢告诉贾琏。



凤姐却装作关心的样子，告诉二姐：『妹妹的名声很不好听，连老太太、太太都知道了，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时很不正派……如何是好？』



二姐如何经得起这般折磨？不到一月，便恹恹得病，茶饭不进，渐渐黄瘦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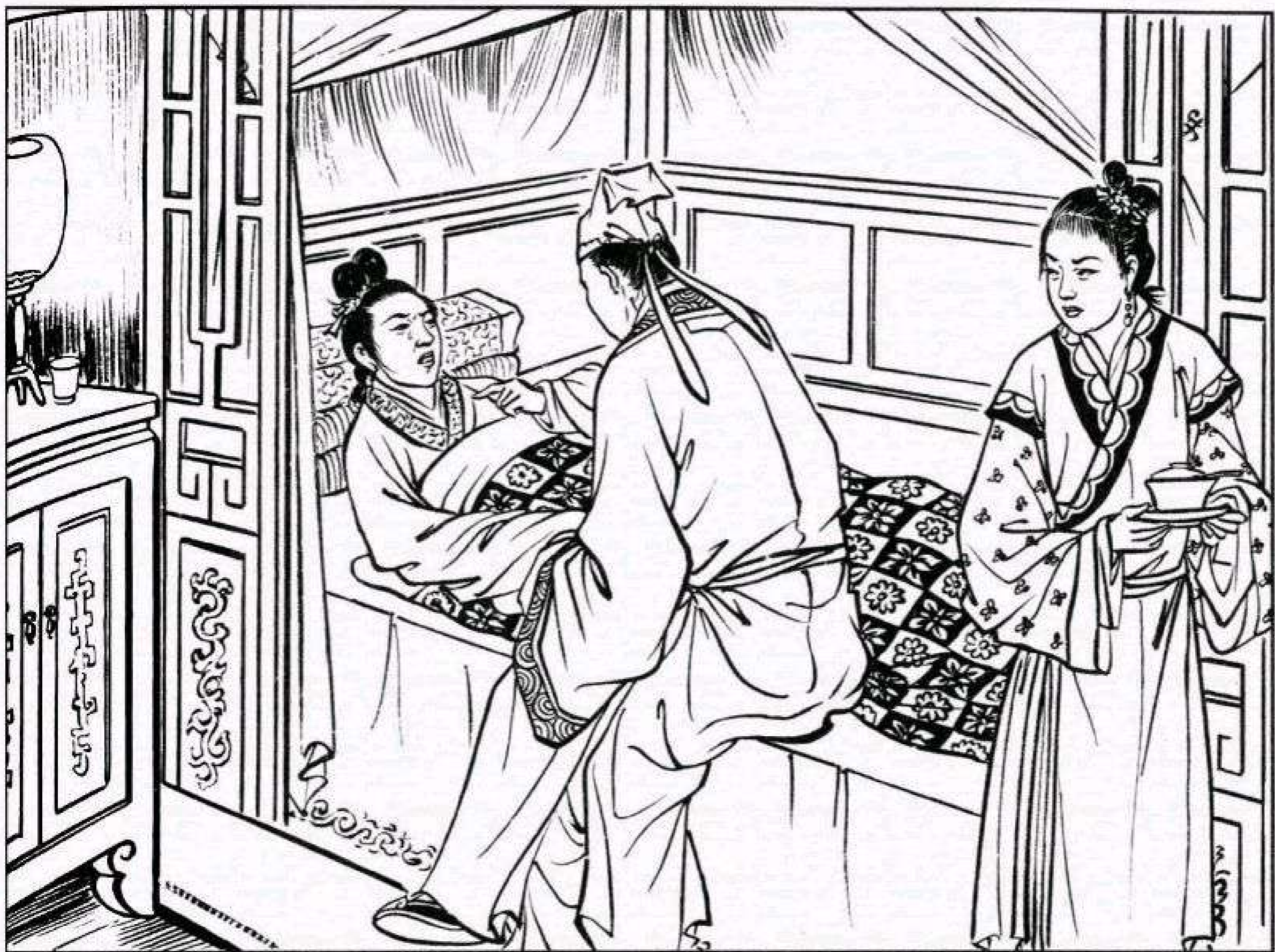


病眼见不能好了，可是我腹中已有身孕……」

二姐好不容易看到贾琏来了，哭着向贾琏说：「我这



二姐又说：『老天可怜，生下来还好；要不然，我的命还不能保，何况孩子！』



贾琏一听二姐已有身孕，就连连安慰说：『你只管放心，我立刻请太医来医治。』



不料胡太医已受凤姐指使，他诊过病，说二姐是经水不调，需要大补。贾琏便说：『她月经不行已有三月，又常呕吐，恐是有孕。』



给二奶奶下瘀通经要紧。」于是开了方子，告辞而去。

胡太医断然说：「这是瘀血凝结，决非胎气。如今先



不料二姐服了这帖药，只半夜光景，便腹痛不止，竟将一个成形的胎儿打了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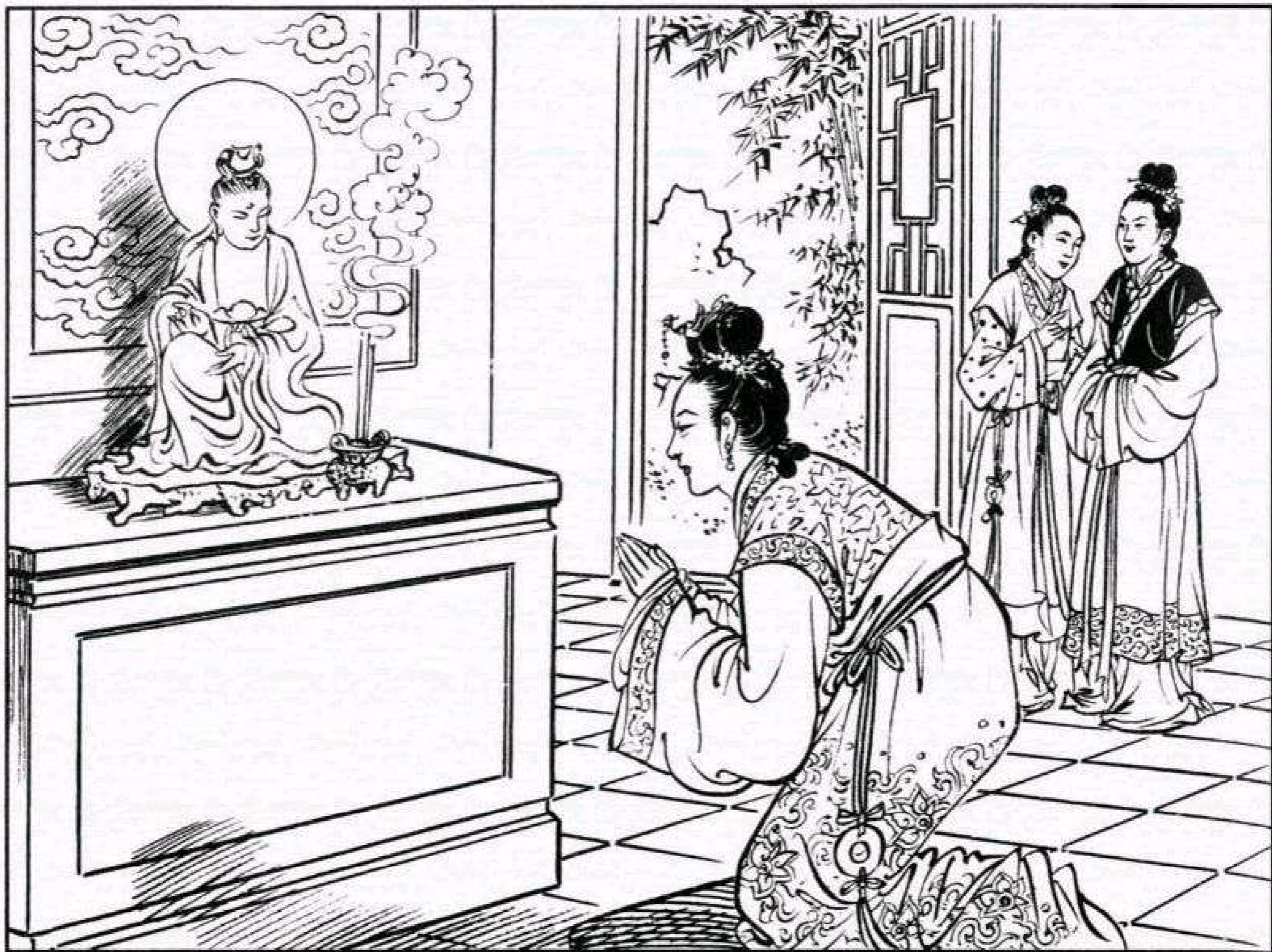
贾璉知道后，忙着去请别位太医。同时大骂胡太医，叫人去找他，哪知胡太医却早已逃走。



凤姐表面上比贾琏更着急，只说：『我们注定命中无子，好容易有了一个，偏撞着这样该死的庸医！』



凤姐又在菩萨面前烧香祷告：『我情愿自己已有病，只求妹妹身体大愈，再得怀胎，我愿吃长斋念佛。』



凤姐又叫人来算命问卦，偏是算命的说是属兔的人冲犯了。大家一算，只有秋桐属兔，就说是秋桐冲的。



秋桐见贾琏为二姐十分尽心，心中早怀着醋意，凤姐偏又劝她在外面躲藏一时，免得贾琏发性子。



秋桐气得直跳起来，骂道：「娼妇在外头什么人不见，偏是我冲了她！我还要问问她，到底是哪里来的杂种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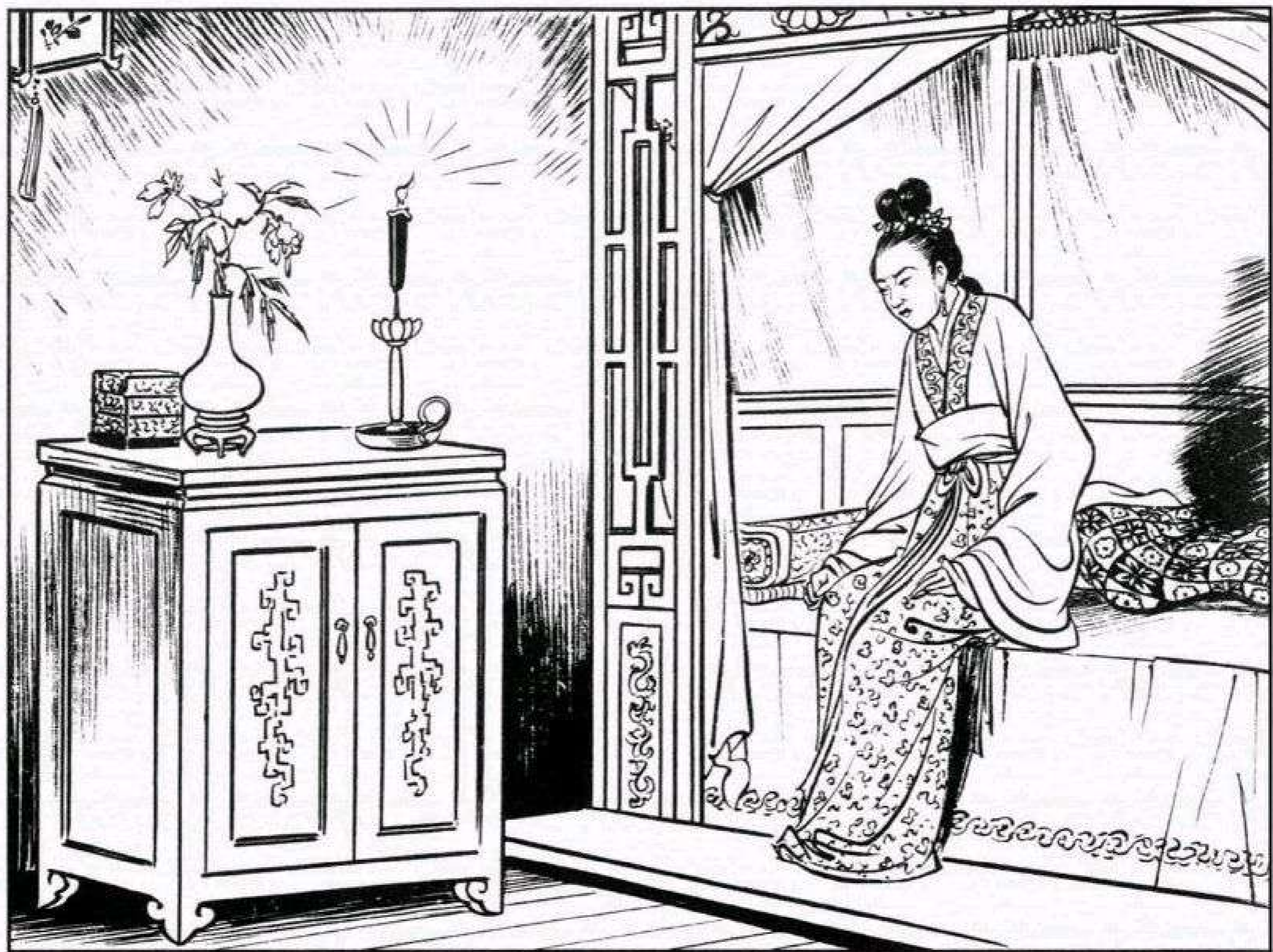
秋桐索性走到二姐卧房窗下，大声叫骂。二姐一字一句都听清了，病势更加沉重起来。凤姐暗暗得意。



还是平儿有情义，见贾琏和凤姐已经睡下，忙过来劝慰二姐。二姐有苦说不出，只是呜咽哭泣。



夜深，二姐自思：病已如此，必不能好。况贾琏对自己没有真情，现在胎儿又被打下，无甚留恋，何必受这些气恼，不如一死，倒还干净。



子。

二姐打定主意，挣扎起床，打开箱子，找出一块金



二姐想起自己这等遭遇，不免又哭了一会。



这时将近五更，二姐狠命把金子吞入口中，几次伸直脖子，方咽了下去。



玩耍，不加在意。

到第二天早晨，丫头们见房门不开，也便乐得各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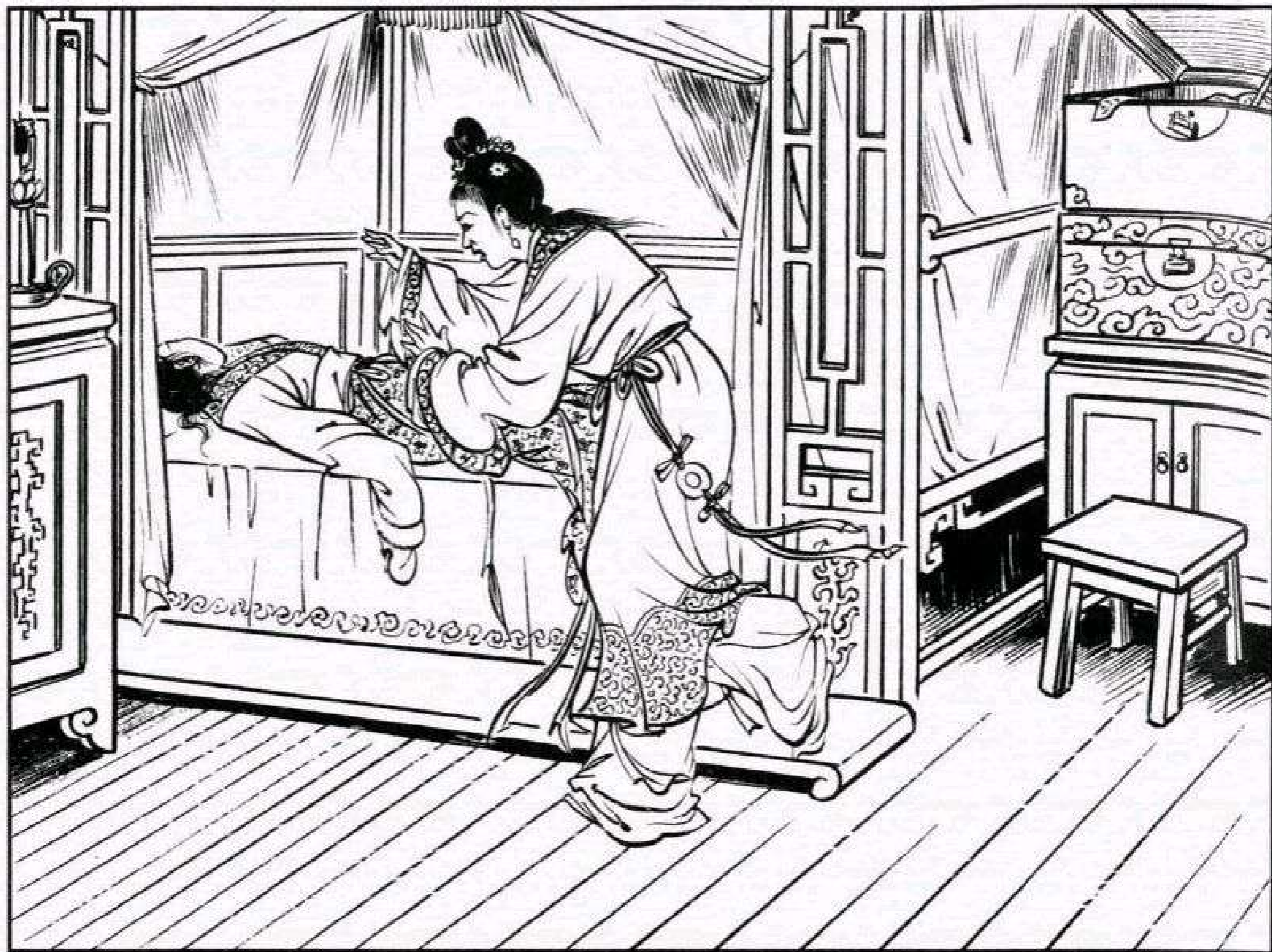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时平儿又来看望二姐，见了这般情形，便对丫头们说：『你们只顾玩，对生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。她虽好性儿，你们可别太过分了。』



喊起来，放声大哭。

平儿推门进来看时，二姐直挺挺死在床上，不禁叫



贾璉得讯赶来，很是伤心。凤姐也假意哭道：「狠心的妹妹，你怎么丢下我去了？辜负了我的心！」



二姐死后，凤姐又暗中作梗，不许为二姐开丧。贾琏无法，只得在郊外选一块地，胡乱把二姐埋葬了。



尤二姐

红楼梦之十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董天野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